



四書朱子異同條辨論語卷之十九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蓋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凡二十五章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九子張

一

近譬堂藏板

同大全勉齋黃氏曰此篇所記不過五人日子張子夏子游曾子子貢皆孔門之高弟蓋論語一書記孔門師弟子之答問於其篇帙將終而特次門人高弟之所言自為一篇亦以其學誠有足以明孔子之道也○慶源輔氏曰穎悟篤實皆以資質言二子資質次於顏曾顏曾學力有非二子所能及者顏之穎悟知之固徹行之又至曾之篤實行之固至知之又徹子貢則穎悟於知而不足於行子夏則篤實於行而不足於知焉○新安陳氏曰所記五人子張二章子夏十一章子游二章曾子四章子貢六章○勿軒熊氏曰記言者以子張一篇次于微子之後亦見孔子之道不行而不無望於及門之士也最後三章皆當時輕毀夫子之言子貢亦可謂知德之深而行道之切矣

按微子一篇雖多記仁賢之出處亦所以折衷聖人之出處而見其合於時中也然聖人之出處合於時中而道之不行於當世而未始不可傳於來茲故以子張一篇記之蓋見傳學之有人也其中如子張之其可已矣子夏之出入可也子游之喪致哀而止不無偏病然皆教本之論未嘗不有得於聖道之大原其後三章記子貢尊聖之言固見吾黨羽翼聖道之力而聖人德化之至有像而如見者矣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



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或問其可已矣。豈不循首篇之十五章所謂可也者歟。曰可之為可則同。然曰可也則其語抑曰其可已矣。則其語揚。此又有不同者。

附大全朱子曰。致命猶送這命與他。不復為我之有。精義謝曰。見危致命。舍生而取義也。見得思義舍生而取義也。死生利害不足以動其心。而又主之以誠。祭思敬。喪思哀。則其志意修矣。其肯懷居乎。其肯

恥惡衣惡食乎。其肯殺不辜。非其有而取之乎。同勉齋黃氏曰。大節固所當盡。然斷之以其可已矣。則似失之太決。而不類聖人之言。集註以為庶乎其可。則固惡其言之太決矣。○西山真氏曰。義飯哀皆言思。致命獨不言思者。死生之際。惟義是徇。有不待

思而決也。○新安陳氏曰。見危致命者。處變而決之於一旦也。思義敬哀者。處常而思之於平時也。平時能思此三者而行之。則其人好義謹厚。已養之有素矣。一旦臨大變故。庶能於當死而必死焉。否則臨財利而苟得。臨喪祭而苟且。何望其臨變故而能死哉。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九子張

二

近譬堂藏板

○宋氏公遷曰。此總論為學而專以行言。○林次崖曰。諸家皆以致命不言思。謂不待思。愚意猶不然之。死生大事。若不想得無傷勇也。曰見危致命。思不待言也。

按可字亦只是儘可之意。但玩其字已矣字。子張語氣在贊美一邊耳。若謂子張以此盡士之全。而朱子以庶乎二字補其滲漏。則又非也。故范氏訓已為止。朱子謂其非子張之意。○人皆以致字思字為勉。然用力語。故不足以盡士者非也。蓋雖見危致命。而未必其為當致之命。雖見得思義而未必其能辨非義之義。祭雖思敬而未必無不盡之情。喪雖思哀而未必無不盡之禮。故儘為立身之大節。而未為士人之全量也。○西山謂死生之際。惟義是徇。有不待思

之全量也。○西山謂死生之際。惟義是徇。有不待思

而決林次崖謂死生大事若不想得無傷勇見危致命思不待言愚謂終當主西山之說蓋死生大事唯恐傷勇者當決之於未危之先非決之於既危之後也如于路之死孔聖名忽之死于紿皆不能於其初擇人而事故死時皆爲傷勇若既見危矣此時只有致命於地更無他說如事君能致其身只事君時已致之於他非我之有此時而言思必將苟且以偷生矣

禎按義固要平日見得分明到見有可懼時又須思量義是如何此思字似可着力若祭時便當敬喪時便當哀祭迨遠祖惟恐氣有所隔眞情不至以思而致其敬猶可說得若親喪固所自盡人豈有不哀符思而後哀之理昔人有以思字作懷字着言祭便懷着敬喪便懷着哀輕看思字自是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九子張

三

近譬堂藏板

道廢焉能爲有亡猶言不足爲輕重

或問弘之爲寬廣奈何曰此以入之量而言也蓋人之所以體道者存乎德而之所以執德者存乎量量有大小之不同故人之所以執德有弘而有不弘也夫總羣言該衆理而不自以爲博兼百善具衆美而不自以爲得知足以周萬物而於天不爲不深察才足以濟衆務而於天下之事有不屑爲慊慊乎其胸中常若有餘地焉此非其量之大則其所以執德者孰能如是有之寬廣而不迫哉易所謂寬以居之而曾子所謂可以任天下之重者正謂此耳其量之小者一善之得則先爲主而若不可以有所容一事之當則喜自負而若不可以有所加小有知則必欲用其知小有才則必欲試其才所謂執德不弘者蓋如此雖其所守之剛若不可奪然亦安能爲有亡哉程子之言雖若與經文小戾然子張以天資之美爲言故以執德弘爲主程子以進學之序爲言故以信道篤爲主也夫既非其資稟之本然而又信之不篤

則其所守何由積累充曠以至於弘哉范氏以爲發
強剛毅而後能執德則執字之義反重於弘以有執
德然後能信道則於其先後淺深之序又有未得者
論語問執德不弘曰言其不廣也縱狹隘則容受不
得不特是不能容人自家亦自不能容故纔有片善
必自矜見人之善必不喜人告之以過亦不受從狹
隘上生萬般病痛問子張以爲焉能爲有焉能爲仁
世間莫更有不好人曰張德亦自執道亦自信只是
不弘不篤不足倚靠耳○執德須弘不可道已得此
道理不信更有道理須是既下工夫又下工夫已理
會又理會若只理會得三二分便謂只消恁地也得
如此者非是無德只是不弘○問如何是執德不弘
底祿子曰子貢若只執貧而無語言而無獨之德而
不聞夫子樂與好禮之說子將若只執不耻褊袍之
德而不聞夫子何足以滅之說則其志者未免止於
此蓋義理無窮心體無限○信道篤如何得他信得
篤須是你自去理會始得而今人固有與他說他信
不篤者須要你自己信始得○各自是一箇病世固有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九子張

四

近譬堂藏板

自執其小善者然不害其爲信道之篤亦有信道不
篤然却有兼取衆善之意者○問焉能爲有焉能爲
仁曰有此人亦不當得是有無此人亦不當得是無
言皆不足爲輕重○魏才仲問執德不弘信道不篤
曰此須着下兩句此兩句似若相反蓋弘是廣大之
意若信道不篤則容受太廣後隨人走作反不能守
正理信道篤而不弘則是確信其一說而或至於不
通故須着下兩句弘篤猶言弘毅相相似

論語大全朱子曰弘之爲寬廣以人之量言也人所
以執德者存乎德所以執德者存乎量量有大小之所
同故入所以執德有弘有不弘也非其量之大則所
以執德者孰能寬廣而不迫哉信道之貴乎堅確者
此以人之志言也人所進德者由乎道而所以信
道者存乎志志有強弱之不同故入所踐信道者有
篤有不篤也非其志之強則所以信道者孰能堅確
而不移哉觀此二言爲學之道信非褊心狹量質薄
氣弱者所能及也

論語大全慶源輔氏曰德孤言不能兼有衆德而予然

固守一節者也。德得諸已而居之不弘則輕喜易足。一善則自以爲天下莫已若矣。道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亦或作或輟。視始怠終終亦必亡而已矣。○雙峯饒氏曰：執德弘者，器局大，信道篤者，志操堅。如此方是世間一箇卓然底人。若執德而不能弘，信道亦不足以爲當世。輕如此說方透。○厚齋揭氏曰：觀此二章皆躬行切己之論，則知子柴之學異於前日矣。○蔡虛齋曰：執德以行言，信道以知言。一理也，方其聞是理而未爲己有也，則謂之道及其行是道而得諸己也，則謂之德是德也。執之可矣，然必執之弘然後衆善益集而德不孤。是道也，信之是矣，然必信之篤然後此志益堅而道不廢。德不孤道不廢，然後能卓然有所建立於天地之間，而足爲世輕重。若或以少有得自足而執德之不弘，於其道雖信而不能無不信者存，而信道之不篤，則德孤而道廢。道德既非我有，吾見世雖有是人也，焉能爲有世。雖無是人也，亦焉能爲無。○林次崖曰：執德不弘，是指片善自足，不以遠大自期待者言。小註子貢若只執貧而無語，富而無驕爲不弘之說，初不然。今看亦是信道不篤，只是未到漆雕開所謂信地也。知得道理當如是，又或以他念釋之，以爲不如是也，不妨。此便是信道不篤也。信道篤，不止於知，又有守者在矣。○呂晚村曰：執德在體道有得上看，信道在尊聞上看。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九子張

五

近譬堂藏板

按實有此理於己，方謂之德。執德不弘，只是以小善自足之意，止與徒義崇德意相反。註所謂德，孤言不能兼有衆善之謂，非謂人不與之以德而孤也。道是道理，未得之於己者，信之地篤，方能力求而實得之。若見得可以如此，可以不如如此，何能終有諸己。○二者之病，恆相因。朱子云：纔狹隘，則容受不得。故絀有片善，必自矜，見人之善，必不喜。人告之以過，亦不受。此因其執德不弘，而信道亦不篤也。又云：強而不篤，則容受太廣，後隨人走作，反不能守正理。此因信

也。○蔡虛齋曰：執德之不弘者，量之不廣也。信道之不篤者，知之不真也。此與弘毅自不同。蓋信道篤，非毅也。○按實有此理於己，方謂之德。執德不弘，只是以小善自足之意，止與徒義崇德意相反。註所謂德，孤言不能兼有衆善之謂，非謂人不與之以德而孤也。道是道理，未得之於己者，信之地篤，方能力求而實得之。若見得可以如此，可以不如如此，何能終有諸己。○二者之病，恆相因。朱子云：纔狹隘，則容受不得。故絀有片善，必自矜，見人之善，必不喜。人告之以過，亦不受。此因其執德不弘，而信道亦不篤也。又云：強而不篤，則容受太廣，後隨人走作，反不能守正理。此因信

道不篤而弘非其所弘也。篤而不弘則確信其一說而或至於不通。此因執德不弘而篤非其所篤也。故二者又必相須。乃善。少一伴不得。○學曾問二者既要相須而或問曰。論爲學次序。則必先信道而後能執德。且必由信道之篤而漸漬。拓充其德。以至於弘矣。今先言執德。弘而後言信道。篤。則是就合下量之廣。狹而言。故曰天資之美。正如曾子士不可不弘毅。一般。人若合下容受得少了。則信之雖篤。守之雖固。能幾何哉。故須是合下有此廣大器量。有一得不以自足。有十得亦不。以自滿。如此而又信之極。篤不足。以移其志焉。則其成就夫豈小哉。弘本言其量。而曰執德。篤本言其守。而曰信道。子張短是交。互夾說在。這裏故朱子謂猶言弘毅相似。虛齋認然執德以行。言信道以知言。而不知弘字以本來量之容受言。篤字以志之始終堅守言。故有信道篤非毅之說。不知澆荒篤。便有沉着意思。便是毅也。於或問語類之說實未看得通徹。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九子張

六

近譬堂藏板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

或問

古注以二子論交有泛交擇交之異。而尹氏亦用其說。程子乃以爲有初學成德之不同。二說孰是。曰。人之交際。固有親疎厚薄之不同。然未有容之於始。而拒之於終者。尹氏之說於此爲不通矣。初學固

當從子夏之說然不求諸已而遽以拒人爲心則非
急已緩人之道成德固當如子張之說然於是非善
惡之間一無所擇則又非所謂仁者能好惡之心矣
以此觀之則程子之說亦若有未安者焉曰然則奈
何曰二子之言各有所補吾旣已論之矣折以聖人
之中道則初學大畧當如子夏之言然於不可者亦
疎之而已拒之則害乎交矣之道成德大畧當如子
張之說然於其有未安者亦不得而不絕也以是處
之其庶幾乎

語類 汎交而不擇取禍之道故子張之言汎交亦未
嘗不擇蓋初無拒人之心但其間自有親疎厚薄爾
和靖非以子張爲不擇也

精義 明道曰子夏子張論交二子告人各有所以初
學與成德者事不同○尹曰交際之道不同擇交者
當如子夏可也汎交者當如子張可也二者皆有當
未可以是非論之

同慶源 輔氏曰可者與之之言善矣若曰不可者拒
之則傷亟過中而害義理之正矣迨則不寬狹則不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九子張

七

近譬堂藏板

廣必如集註大故亦所當絕損友亦所當遠之說然
後得義之中無揀虛務高之意而有切於學者爲已
之資○齊氏曰拒則太迫何所不容則幾於無別○
蔡虛齋曰賢如仁義寔有得於己者善則方爲仁爲
義者衆只是無以異於人者不能則有不善之意此
二句子張述所聞言也我之大賢以下四句則方是
把子夏話來破了上二句虛說○其下文只言賢不
賢又該善不能往裏不可給嘉善矜不能爲釋上文
之義蓋尊與嘉不同谷與給亦不同子張何故重複
說必各有攸當○子夏之病病在有所拒子張之病
病在無所拒若子夏說出所以當拒者子張說出所
以不可與者亦必拒之則皆無破了○呂晚村曰二
說皆原於聖人只從意見上偏耳○子張只不然子
夏之拒非不然子夏之與以尊賢容衆嘉善矜不能
雖平說而意重容衆矜不能一邊○如之何之義有
三受拒不暇無暇拒人一也他人自遠我無勞我拒二
也卽令拒人人亦不恨三也今之立品非真而好讀
絕交論者亦曾於此一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九子張

八

近譬堂藏板

一、章以致命思義祭散 我哀為高故有具可已矣之
 言則其於察理必有祈之周二章以執德弘信道篤
 為高故有焉能為有言之言則其於待人必有所大
 薄三章以能容人為高以有不恒人之言則其於善
 惡必有所不察夫子嘗言其過曾子嘗稱其難能又
 稱其堂堂則是其資稟志向未免有過高之病也
 謂按朱子云初學當如子夏之言則子夏優於子張
 可見蓋子夏正對小子而言若遽以大賢望之門人
 豈非躡等之病但以子夏之不可為當拒則又不然
 蓋必指不可為匪類檢邪小人不在眾與不能之數
 則可說得拒字若將不可二字於平春則拒字亦太
 峻故朱子云但亦疎之拒而害交際之道即子張眾
 字惟僅作可以為善可以為惡一種人故說得容字
 其實謂之日眾則匪類檢邪之太不可者亦包在內
 如何緊容得所以朱子又云於有大故者亦不得不
 絕也可見朱子之解精細微妙無絲不入固不得存
 偏是偏非之見○子夏為門人言之雖狹而亦切子

張之泛如何行得子夏之說自優於子張即以流弊
 言如子夏說不過妨交際之道而無害於己之德業
 如子張說便不能於己無失矣微着眼門人小子身
 上則於交疵兩取之中而二子之得失亦見
 頑按君子雖造至成德亦非於眾舉無分別者今謂
 我之大賢於人何所不容已自混了我之不賢固是
 人將拒我而不受我拒然我既不賢則人亦豈受我
 容不持此也不能亦豈受我矜且賢亦烏知所尊而
 善亦烏知所嘉哉子張交友之量可謂弘矣然非門
 人之所當學也○子張本自務外好高但見危致命
 一章皆士之大節執德弘信道
 進之誠實乃晚年學問有得之言勉齋亦以過高為
 病是執平日之人而失今日
 之言不將以人而廢言也耶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

不為也

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楊氏曰：百
技猶耳目口鼻皆有所用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
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為也。

或問何以言小道之為農圃醫卜技巧之屬也？曰：小
者對大之名。正心修身以治人，道之大者也。專一家
之業以治於人，道之小者也。然是皆用於世而不可
無者，其始固皆聖人之作，而各有其物之理焉。是以
必有可觀也。然能於此者，或不能於彼，而皆不可以
達於君子之大道。是以致遠恐泥，而君子不為也。
語類：小道不是異端，小道亦是道理。只是小如農圃
醫卜百工之類，却有道理在。只一向上面求道理便
不通了。若異端則是邪道，雖至近亦行不得。
同：大全勉齋黃氏曰：農圃醫卜施之目前淺近，不為
無益。然求如聖人之道，無所不通，則不可也。小道安
知非指楊墨佛老之類耶？曰：小道合聖人之道而小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九子張

九

近譬堂藏板

者也。異端違聖人之道而異者也。小者猶可以施之
近，異端不可以頃刻施行。彼之無父無君，又何待致
遠而後不通哉？○新安陳氏曰：大道愈遠而愈通，小
道致遠而不通。是以君子於大道盡心焉，而於小道
不屑用其心也。○呂晚村曰：致遠只講帝王治道亦
坐小見識。孔孟終身不行道，豈所致不遠耶？
辨：此章只重君子當務其遠，大意不重排斥小道。
意：小道自當行於世，不可無。即無為之者，但君
子志於遠大，則自不為之耳。○致遠恐泥，遠字恐只
知大字對上。小道小字而言。若說近處行得通，遠處
行不通，恐農圃醫卜百工技藝到處也都少不得。朱
子云：只一向上面求道理便不通。蓋謂道理只一端。
道理若欲此一端道理通到彼一端道理，則不能耳。
限於一偏，即所謂泥於近也。○語類明載：小道非異
端，只是道理小之說。其復引漢文以黃老致治為小
道，易行不似聖道，規模大之說，自非定論為削去之。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

矣

亡無也。謂已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語類 知其所以亡，無忘所能，檢校之意。○問：日知其所以亡，無忘其所能，日知其所以亡，便是長遠後也。記得在這裏，而今學者今日之得，過幾日又忘了。若不真在此做工夫，如何會到一月後記得？○問：月無忘其所能，還是溫故否？曰：此章與溫故知新意，却不同。溫故知新，是溫故之中而得新底道理。此却是因新知而帶得溫故。○問：月無忘其所能，積累多則如何？溫習日也。須漸漸溫習，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若是如此，則于路只做得一件事。顏子只着得一件事，節問既恁地，却如何？曰：且思量。○子夏學煞高，自曾子外說他，看他答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九子張

十

近警堂藏板

問處，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如日知其所以亡，月無忘其所能，等處可見。

同 大全樂菴李氏曰：日知其所以亡者，凡欲學而未至者也。月無忘其所能者，已學而得之者也。君子教人於其所未學，則切切然日以為念於其所已學，則一月之間，須常自省也。如此則學安得不進？○雲峯胡氏曰：日者月之積，月無忘其所能，惟恐失其日新之所積者也。○南軒張氏曰：致其知而不舍，故其知日新，保其有而不違，故其有常存。此之謂好學。○勉齋黃氏曰：求之敏，則能日新。守之篤，則能不失。進學之道，無以復加于此矣。○新安陳氏曰：為學當日有所進，而知其所未得，又能月有所守而不忘其所已得，知其所無，則識愈長而日新，保其所有，則得愈堅而不失。既日新而且不失，非好學能如是乎？○祭虛齋曰：知字對無忘字說，非知行之知。百知所亡，謂及汲以求其所未有也。兼知行之所能，知其所亡，皆以心言者。皆知有進，進不自己之意。日知其所以亡，皆以心言功，則不外是矣。○林次崖曰：日知其所以亡，不是一日故

功，則不外是矣。○林次崖曰：日知其所以亡，不是一日故

下云月。○呂晚村曰時說多以知能分上下界非也。知字與無忘對。所無與所能對。未有者爲所無。既有者爲所能。所無中亦有知有能。所能中亦兼知兼能。朱子云知與無忘檢校之謂。故知字非知行之知。能字跡非知能分說之能也。

辨拔溫故是只在故中尋求道理。自知得新底道理。乃融會貫通之妙。此却是既有日新之功而所已能者。又唯恐或失。乃檢點用力之辭。如此則所未得者。日進於有。而所已得者。更無所遺。非好學而何。絕不好。此心便間斷了。如何能且新。如何能不失。○知只是會悟考校無志。只是檢點記憶。故所亡所能。皆兼知行其所。兩字正是檢校處。乃已心所獨知而非人之所能知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爲仁也。然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九子張

十一

近譬堂藏板

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日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

或問如子之言。凡言在其中者。皆爲求此而得彼之辭。則此四者亦不爲求仁之事。耶曰四者之效。雖卒歸於得仁。而其言則講學之事。初未有求仁之意也。聖賢之言求仁。必本於實踐。而非空言之所可與。然

於講學之閒能如子夏之云則於吾之心有所制而不放於事之理有所當而不差矣志於講學而可以爲仁亦何害其爲求此而得彼哉曰然則視聽言動之必以禮居處執事之必恭且敬與人之心以忠亦其理之所當爲而非有求仁之意也則亦可以爲求此而得彼乎曰吾固嘗言之矣彼以廢義之實事而告夫問仁之言此以講習爲言而非未有求仁之心也蓋亦不得而同之矣

語類

此全末是說仁處方是尋討箇求仁門路當從此去漸見効在其中謂有此理耳問明道言學者須先識仁識得仁以敬養不須防檢曰此四事只是爲學且就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做去○此四事只是爲學功夫末是爲仁必如夫子所以語顏冉者乃正言爲仁耳然人能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則心不放逸天理可存故曰仁在其中又曰明道常說學只要鞭辟近裏着已而已若能如此便是心在已是有七八分仁了○問明道謂學者須當思而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底道理莫便是先生所謂從事於此則心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九子張

三

近譬堂藏板

不外馳而所存自熟之意曰然於是四者中見得箇仁底道理便是徹上徹下道理也○有問伊川曰如何是近思日以類而推今人不曾以類而推蓋謂不曾先理會得一件却理會一件若理會得一件遂件件推將去相次亦不難須是劈初頭要理會教分曉透徹且如煮物事合下便用慢火養便似煮肉却煮得禪了越不能得軟政如義理只理會得二三分便通只恁地得了却不知前面撞頭搥胸人心裏只是思索得到時遇事自不難須是將心來一如磨戰一番見行陳便自然向前得去如何不教心經履這辛苦若是經一番便自知得許多道路方透徹○問程子曰近思以類而推何謂類推曰此語道得好不要跳越望遠亦不是縱橫陡頓只是就這裏近傍那曉得處挨將去如這一件事理會得透了又因這件事推去做那一件事知得亦是恁地如識得這燈有許多光便因這燈推將去識得那燭亦恁地光如升階升第一級了便因這一級進到第二級又因第三級進到四級只管恁地挨將去只管見易不見其難前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九子張

三

近譬堂藏板

面遠處。只管會。近若第一級便要跳到第三級。第一鋪便去。到仰營江。仰營江便去。到魚埔驛。只管恁地。去這處進得。一程。那處又減得。一程。如此。雖長安。亦可到矣。不然。只要一。日。便到。如何。得。如讀書讀第一段了。便到第二段。第二段了。便到第三段。只管換將去。次第都能。理會得。若問卷便要。攔一過。如何。得。問是。理會得。孝便推去。理會得。弟否。曰。只是。傍易曉底。換將去。如。理會得。親親。便推去。愛物。愛物。是。仁。民。是。親親之類。理會得。仁。民。便推去。愛物。愛物。是。仁。民。之類。如。刑于寡妻。便推去。至于。兄弟。至于。兄弟。便推去。御于家邦。如。修身。便推去。齊家。齊家。便推去。治國。只是一步了。又一步。學記。謂。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此說甚好。且如。中央一塊。堅硬。四邊軟。不先就四邊攻。其軟。便要。去。中央。攻。那硬處。如何。攻得。枉費了。氣力。那。堅硬底。又。只在。須。是先。就四邊。旋。旋。揅了。軟處。中央。硬底。自。走。不得。兵。書。所謂。攻。取。則。堅。者。取。攻。堅。則。取。者。堅。亦。是。此。意。○。問。博。學。

與近思亦不相妨。否曰。博學是都。要。理會。過。近思是。注。心。着。力。處。博學是。箇。大。規。模。近思是。漸。進。工。夫。如。明明。德。於。天。下。是。大。規。模。其。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等。便。是。次。序。○。如。博。學。亦。豈。一。日。便。都。學。得了。亦是。漸。漸。學。去。問。篤。志。未。說。到。行。處。否。曰。篤。志。只是。至。誠。懇。切。以。求。之。不。是。理。會。不。得。又。掉。了。若。只。管。汎。汎。地。外。面。去。博。學。更。無。懇。切。之。志。反。看。這。裏。便。成。放。不。知。求。底。心。便。成。頑。麻。不。仁。底。死。漢。了。那。篤。志。惟。篤。志。又。切。問。近。思。便。有。歸。宿。在。處。這。心。便。不。汎。汎。走。作。只。在。這。坎。窠。裏。不。放。了。仁。便。在。其。中。橫。渠。云。讀。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又。曰。只是。就。近。推。將。去。且。如。十。五。志。學。至。四。十。不。惑。學。者。尚。可。以。意。會。若。自。知。命。以。上。則。雖。苦。思。力。索。終。摸。索。不。着。縱。然。說。得。亦。只是。臆。度。除。志。自。近。而。推。漸。漸。看。將。去。則。自。然。見。得。矣。○。問。如。何。切。問。近。思。則。仁。便。在。其。中。曰。這。有。四。事。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四。者。俱。至。本。止。是。講。學。未。是。如。克。己。復。禮。以。求。仁。而。仁。已。在。其。中。凡。論。語。言。在。其。中。皆。是。反。說。如。耕。也。則。餒。在。其。中。耕。非。能。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九子張

齒

近譬堂藏板

餒也。然有旱乾水溢則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學非干祿也。然學則祿在其中。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本非直也。而直已在其中。若此類皆是反鏡。○問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了此便。是徹上徹下道理。此是深說也。慈地淺說也。慈地便。先生首肯曰。是徹上徹下。只是這箇道理。深說淺說都慈地。○大全勉齋黃氏曰。集註初本謂心不外馳。而事皆有利益。蓋以博篤切近為心。不外馳。學志問思為事。皆有利益。夫以學志問思為有益於事。乃是有求而得之。不可以為求此而得彼也。後乃以所有自熟易之。則專主於心之所有而言。人惟無所用其心。則其心放逸而不收。學之博。則此心常有所繫着而不放逸矣。人惟所志苟簡而不整也。則其心泛濫而不一。志之篤。則此心常有定向而不汎濫矣。問不切。思不近。則其所用心。皆在吾身之外矣。切問近思。則皆求其在己者。而無復外馳之患矣。人能盡此四者。則雖學問思辨之事。而自有得。夫操存涵養之効。所以謂仁在其中矣。○雲峰胡氏曰。徹上徹下。集註兩述。程子之言。樊遲問仁。章曰。徹上徹下。初無二語。此則曰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彼所言者。仁也。言仁是徹下。言粹而益背。篤恭而天下平。是徹上。此章未及力行為仁之事。學問思是徹下。仁在其中。是徹上。○新安陳氏曰。博學先提其綱。篤志切問近思。是分其目。蓋就所博學者。而志之篤。問之切。思之近也。學不博。固失之狹。隘志不篤。問不切。思不近。則又失之泛濫。亦徒博耳。○潛室陳氏曰。心存則仁。便存心便喚徹仁。固不可。但離了心。外更何處求仁。○西山直氏曰。切問。謂以切己之事。問於人也。近思。謂不馳心高遠。就其切近者。而思之也。外焉問於人。內焉思於心。皆先此泯然馳騫於外。而初無補於身心也。○雲峰胡氏曰。中庸以學問思辨為智之實。此章所謂學問思。未及乎為仁也。而曰仁在其中者。仁人之心也。心存於內。則為仁。馳於外。則非仁矣。惟學之博。而志之篤。問之切。而思之近。則心不馳於外矣。不馳於外。則存于中者自熟矣。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熟之者。力行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九子張

五

近警堂藏板

而為仁也。自熟云者，未及乎力行而仁自在其中矣。○慶源輔氏曰：必先盡手博然後存，以得其終而守之。不然則寡聞淺見，將何以識其終？必先立其志，則自然住不得，須著去。力行不然則若存若無，何能見於行？所謂切與近，只是自己之事。○雙峰饒氏曰：志字要粘上面。學字說切問亦須從近處思量，起則可見端的不流于虛遠，以序求之，則博學在先，自是一類。篤志切問近思在後，自是一類。學博矣而志不篤，問不切，思不近，則泛濫而不著已，如何可至於仁。○蔡虛齋曰：篤志，堅心也。切問，不著已也。近思，近於己也。自博學到近思，漸說近裏着已來，博以仁在其中。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此非徒事致知者所為也。細思細思。○問易泛思易遠，人之常情也。自非篤實為己者，不能切問近思。○林次崖曰：若心不外馳而所存未熟，則有隨得隨失之患，亦未仁也。所存只是上面不外馳，仁者心之德之理也。心不外馳而所存者熟，則心存而理得矣。故曰仁在其中。○呂晚村曰：知及之，仁能守之，原是一事，不能守，雖得必失。然不知及又守，箇甚。知是此心之明，仁是心之純，熟處道理合一。故致知而在其中，未及力行而為仁，但謂工夫尚少一半耳。非謂致知屬外而仁向內也。致知正是內裏事，惟異說將致知看成鶩外，故於致知二字中差排入一長字，以便割去外面一切，卻正是分內外為二，不知離外之內非真內也。故謂知行之理一則可，若知行工夫畢竟有二，畢竟知先行後，但知方所以行，行處又生知。此所謂雙輪並進也。

蔡虛齋曰：新安謂博學是總其綱，篤志切問近思是分其目，此說未當。大抵以序言之，則先博學次篤志，又次切問近思耳。學字是對志講，思說中庸文字皆然。難說提綱，如中庸致知言學字，如何該得力行字。○林次崖曰：問此方是致知之事，未及力行也。仁在其中，便不消力行。取曰工夫到此方行，已過半矣。一蹴而到，無難也。故曰仁在其中。○呂晚村曰：雖有存馳與所存自熟，有兩義，今人俱以心存混過，雖有存字，脫却下一句矣。不知心存非所存也。工夫未有不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九子張

去

近譬堂藏板

先致知而能力行者也。故程子以為便是徹上徹下之道。而蒙引指致知亦所以為仁。其意蓋本諸此。但本文只說致知之事。便曰仁在其中。分明掉了力行一層。如何謂致知便是為仁。此則解謂在中乃即此而在。非為此得彼之解者。真不通也。○朱子云。此四事只是為學工夫。未是為仁。此非謂為學是為學。為仁是為仁。有兩般工夫。未是為仁。蓋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時。方是辨是非。審善惡。尋討求仁門路耳。何嘗為仁來。若為仁。須是把這已私克了。復還天理。持之以敬。推之以恕等項。纔是正說為仁之事。茲則全然未及。○學志問思已是不聞着這心了。學必博學不肯叨求一兩件便休。志必篤志不是泛泛底向去外面問心切問。而必考其身心致力之端。思必近思而非索之虛無幽玄之表。則此心如何會外馳。○是四件事中間。而字又須合併看。○集註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是一截。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是一截。蓋能如此用功。只是要致知以明理耳。非是要存心也。但能如此用功。此心自不外馳。然學志問思稍有閒時。

則心亦便有外馳之時。所存猶未熟也。惟漸之以歲。月濡之以時。日理念。漸漸精明。則欲念漸漸消去。而所存有不熟者乎。只看則字而字便知朱子之意矣。○學曾問朱子謂博學是箇大規模。近思是漸進工夫。此學與思對說也。又曰只管泛泛底外面去博學。更無懇切之志。反看這裏便成放不知求底心。惟篤志又切問近思。便有歸宿處。此是起博學而篤志切問近思。為博學裏面事也。陳新安謂博學先提其綱。篤志切問近思是分其目。意蓋本此。而虛齋非之。未知諸說以何為定。曰論四作益一作件。不得博學非泛涉。故又要篤志。志非徒篤。又要切問。問之於人。又要學而不思。則問思而不學。則始以思無益。不如學也。雖彼處學兼知行。此處博學單貼知。然學是習其事。思是求之心。徒博學有箇大規模。而不能近思。便無漸進處。此大槩兼內外面言之也。若細分之。則不博學。更篤志。做甚麼。且學既不博。則亦無可切問。而近思矣。此必以博學做規模。而篤志切問近思。又就博

學之內求之也。且博學而無懇切之志，便成放不取底心。是博學非篤志，則雖博亦無益矣。志既不能，又如何能切問近思？則切問近思亦惟篤志者能之。看中庸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四者，只是子夏所謂博學切問近思，而其實皆難不得篤志。則重篤志亦未始不可至篤志於博學之中，有疑不知辨問於人，既問不知思之於己，皆不得切問近思。尤爲吃緊。非此則志又徒篤也。如此見聖賢學問節節爲用，不可闕而反覆顛倒，皆相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九子張

七

近瞻堂藏板

學。可不知所務哉。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或問 范楊以學爲重，謝尹以致道爲重，亦各有理。然必合而觀之，其義始備耳。

子夏 問集註所引二說云：二說相須其義始備。曰：前說蓋謂居肆方能做得事成，不居肆則做事不成。君子學便可以致其道，不學則不能致其道。然居肆亦有不能成其事，如閑坐打闕過日底學，亦有不能致其道。如學小道與夫中道而廢之類。後說云：居肆必須務成其事，學必須務致其道。是皆各說得一邊，故必相須而其義始備也。

同 大全胡氏曰：前說則重在居肆，與爲學後說則重在成事，與致道一主於用功，一主於立志。然知所以用功而志不立，知所以立志而功不精，亦不可也。故二說相須而備。非如他章存兩說之比也。○新安陳氏曰：前說是子夏本意，觀二以字可見。後說是發子夏餘意，而於警戒學者尤切。○慶源輔氏曰：由朱子之說，則見君子之欲致道，不可不由於學。由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九子張

大

近譬堂藏板

尹氏之說則君子之學必當務致乎道夫欲致道而不由學則心志為外物所遷誘而不能專一固不足以致其道然學而不足以致道則必由學既曰由學則必務口耳之習耳欲致其道則必由學既曰由學則必務致道然後為君子之事也○雲峰胡氏曰工必居肆則耳目之所接者在此心思之所為者在此而其事即成於此君子之居於學也亦然集註二說相須然前說尤重蓋居肆而不學或不學而居肆者有之矣未有不學而能成其事者也○蔡虛齋曰畢竟居肆與學分數較重然不特居肆而已而曰以成其事不曰學而已而曰以致其道則即居肆者特地是欲成其事非閑居也學者特地是欲致其道非空學也所以二說相須其義始備○仇滄杜曰兩說相須所以必重前說者蓋百工安身用力則其事必有成君子篤志用功則其道自可致世間有學而不能致道者或學非所學或暫學而不能深於學其病皆在學之不專不在道之難致也若所學既正而又久而積之斷

無不致於道者重看居肆為學自是要旨○學兼致知力行即所謂博文約禮之序也

按

註前說本包後說但朱子恐人學過尹氏一層故又載之於後以為相須始備耳觀朱子釋尹氏之意曰居肆亦有不能成其事如閑居打問過日子學

亦有不能致其道如學小道與中道而廢之類又曰

二說要合為一不欲掩先輩之名故姑載尹氏之本

文愚意既曰百工則事字自是現成不有其事如何

謂之百工既曰君子則道字自是現成不有其事如何

何稱為君子故百工未不欲成其事者必須學以成之如

以成之君子則後說自包而於兩其字亦有微會曰

此重兩以字則後說自包而於兩其字亦有微會曰

其事即百工之事也曰其道即君子之道也非另有

一事而我去成之另有一道而我去致之也如打問

過日是不成事而止是居之心不專學小道自不

在君子一例而中道而廢亦只是學之志不篤故

註中不遷異物斷成其事矣不奪外誘斷致其道矣

意可包後說在人善會耳

禎按亦有學而不敏道者故學又須致道此似重致道矣然其差處究在學不在道如知之必真行之必力此是學中事耳而不是致道者誰乎故將學字泛說則小道異端皆學須易補其氏一層見得又要致其道如五穀不熟不如糜泔之意蓋從孔子內便看出其意則君子之致其道但須學以終之耳又何煩另補此陳定宇謂前說是子夏本意觀兩以字可見也居肆以成之學以致之原指用功而言方去處之方去致之也若如尹氏說須改兩以字為要字必字矣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

或問謝氏深得小人之情而所謂昔過今非者殊無悔懼愧恥之意似亦大輕易矣侯說善發君子之意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九子張

九

近譬堂藏板

而所謂恥過作非者亦為未盡必文之事也合而觀之則庶乎兩得矣

精義謝曰吝于改過故必文能改則昔之所過而今非也何必文○侯曰君子改過不吝何文之有小人之過作非故必文

同大全程氏復心曰平聲是自然之文去聲是著意去文飾死活各自不同○勉齋黃氏曰有過過也憚改而文以為欺又增益其過也故曰重其過○胡氏曰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者以改悔為難而自昧其本然之善心反不以為難重其過者始焉不能審思而遂與理悖過矣而又飾之以為欺是再過也
按小人文過之心但欲欺人耳何嘗以為自欺而不知明知其為過而飾之非自欺而何憚改是文過之根惟其以改過為難故只得掩飾遮蓋過去改過庶可復於無過文過則於過之外又添了一箇自欺之過了故曰重其過○緊要在一必字上人亦有一時不能認過者或強蓋之於一時而後亦漸知而悔之此猶是常人非小人也小人過則必文文了又過

終身在過內混。曰子。單特。此掩蓋。作活計耳。此正明。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是一般。

厲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九子張 三 近譬堂 藏板

同大全商軒張氏曰。望之儼然。敬而重也。即之也溫。和而厚也。聽其言也厲。約而法也。夫其望之儼然。若不可得。而親也。及其即之。則溫也。即之也溫。若可得。而親也。而聽其言。則厲焉。其爲三變。豈君子之強爲之哉。禮樂無斯須而去身。故其成就發見如此。○勉齋黃氏曰。儼者乎菜而足重。溫者心平而氣和。厲者義精而辭確。○雙峰饒氏曰。聖人本無三變。但自他人觀之。則遠望是一般。近就之是一般。聽其言。又是一般。似乎有三變耳。問厲。只當訓嚴。而云確何也。曰。厲也有嚴意。但曰嚴。恐人認做猛烈。確者是并非確乎。不易之義。形容言厲最切。○新安陳氏曰。儼然而溫。剛中有柔也。溫而厲。柔中有剛也。剛柔不偏。陰陽合德。惟夫子有之。人見其然。以爲三變。聖人自然而然。豈有意於變也。

辨 按儼然自是貌。溫自是色。厲自是辭。三者原非混而爲一。然貌莊時。色未嘗不和。色和時。言未嘗不厲。三者又一時俱備。非始如此。忽變而如彼也。三變原與君子無與。自有箇望之。即之。聽其言之人在。○人望君子時。想不及君子之溫。人即君子時。想不及君子之厲。而望之則如此。即之又如此。聽之又如此。則以爲君子變。化莫測矣。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不信則以為厲已也信而後諫不信則以為謗已也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為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信謂上下交孚已雖有信而人或未之信猶未可謂之信也若上下未交孚則君之勞民所以安其生也而反以為厲已也臣之諫君所以成其德也而反以為謗已也如湯武之使民則可謂信而後勞之矣如伊傅之告君則可謂信而後諫之矣○雙峯饒氏曰誠意惻怛是說人所以信之之由惻怛屬愛大抵君之於民臣之於君皆當以愛為主君愛其民惟恐其有勞民卒日已信之一旦不得已而勞之亦何所怨臣愛其君惟恐其有過君平日已信之一旦不得已而諫之亦何所嫌我以誠意惻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九子張

三

近譬堂藏板

怛感彼心以誠意乎又安有以為厲謗者乎○蔡虛齋曰信而後諫固是然亦有雖不信而不容不諫者箕子此干是也又如羅應奎彈李賢一章雖不見信而有補於綱常亦非無益之諫也信而後勞亦有如此者如子產為政初問民或有欲殺之者子產亦不恤也但君子立心切要他信然其所以致信非有所強也誠意惻怛而人自信之也君子指於上下為亟有君下有民○呂晚村曰此言君子信於上下為亟非為勞諫避厲諉之術也當其未見信而事勢所至君子亦必須勞諫但君子始終以誠意感孚為主勞諫其從之者耳○信不是信其所勞之事是信其所以勞之之心但說其事有利於民則信其事專為百姓起見然到力役困苦處或勞而無功則怨讟必且興焉矣惟信其不欲勞而又不不得不勞之心其纏綿愷惻入人最深此雖殺之而不怨也何况勞乎○信而後諫此信字謂誠意相孚諫台上下兩邊說卑帖一面不得亦是平時前一節事止在臨事商量作用不得即平時與民相信不止在勞與君相信不止在

諫將信字粘定勞諫不得若謂要勞與諫而先信卽是機權術數亦如此說不得

辨按信而後勞信而後諫明用兩而後字則信字已踞勞諫之先至臨事之信卽含在勞諫兩字之內蓋

一信自可貫徹始終也不但單指臨事時講信者非卽平日臨事並說在信字內者亦非註云誠意惻惻

而人信之曰誠意則已是誠之形於意者不猜心之主宰者說正指我之與人交接處說也我之誠意惻

惻則已信於人矣而人信之是人亦信得我過此難不徒必之人信然不到人信之亦不見我誠意惻惻

之至也如此則人又信於我此之謂誠意交乎時解謂本文信字只指人信之誠意惻惻但是補一層者尤

諤未信則以為厲誘已不可拆做兩截而以未信屬已之誠意未至以厲誘屬人之奉信之也只未信

二字包有人已在內以為厲誘原只在未信二字中兩則字緊甚

頑按信非徒為勞諫而設卽民不用勞君不用諫這信字無一時一事少得推其極處卽未臨民事君這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九子張

三

近譬堂藏板

信底道理也無一時一事必得人只見子夏此章說勞說諫於是將信字貼煞勞諫不知信字道理大勞諫字道理小貼煞勞諫則信字植根已淺連勞諫都下濟事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闕也所以止物之出入

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

害也○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

語類大節是當小節無不可者若大節未是小節何緣都是○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大節既定小節

有差亦所不免然吳氏謂此章不能無弊學者正不可以此自恕一以小差為無害則於大節必將有枉

尊而直尺者矣○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如橫渠之說時中却是一串說如小德出入亦把做好若

是時中却是合當如此。如何却只云可也。只是
地也得之意。且如嫂溺援之以手。亦是合當如此。
說道可也不得。大抵子夏之說自有病。只是他力量
有行不及處。然既是有力不及處。不免有些小事放
過者。已不是。豈可謂之可也。却是垂訓於人。教人
如此。則甚不可耳。蓋子夏爲人。不及其質。亦弱。夫子
亦每提他。如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無欲遠無見
小利之類。子夏亦自知之。故每亦要徹夾細工夫。只
這子細便是他病處。徐彥章以子夏爲朋介。只是把
論交處說。子夏豈是朋介。只是弱耳。○問伊川謂小
德如援溺之事。更推廣之。吳氏謂此章不能無弊。如
何。曰。恁地推廣。援溺事却是大處。嫂溺不援。是豺狼
這處。是當做更有甚麼出入。隨他們說。如湯武征伐
三分天下。有其二。都將做可以出入。恁地却是大處
非聖人不能爲。豈得謂之小德。乃是道之權也。子夏
之意。只爲大節既足了。小小處雖未盡善。亦不妨然
小處放過。只是力做不徹。不當道是。可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九子張

三

近譬堂藏板

德皆不踰閑者上也。夫德盡善而小德未純者。乃其
次也。若夫拘拘於小廉曲謹而臨大節。則顛倒錯亂
者無足觀也矣。子夏之言。豈有激而云乎。此又學者
不可不察。○慶源輔氏曰。道理無空缺處。亦無間斷
時。一有空缺間斷。便是欠少了。是以君子之學。戰戰
兢兢。無時無處不然。豈有大小久近之間邪。子夏篤
實。次於曾子。而有小德出入可也。之論。此其所以不
及曾子歟。○雙峰饒氏曰。此章用之觀人。則可用之
律已。則不可。但觀人不可責備。且只看他大節。大節
既立。而小小節目。或有出入。亦未可瑣屑議之。若律
已之道。又與觀人不同。雖一毫亦不可放過。微有背
理。便成欠闕。如何聽他出入得。○胡氏曰。書以細行
對大德而言。細行卽小德。大節小節。蓋以其所闕有
大小也。父子君臣等之文。小德所在也。觀人之道。取
語默。與凡應對進退之文。小德所在也。觀人之道。取
而小節。不必致意。則將併其大者失之矣。

○此章自是子夏降一步說。大德小德皆底於盡

善豈不是最上一等若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猶無害耳朱子謂小處放過只是力微不徹不當道可也又是進一步說。聖門諸賢有率其本性學問說話而自見其病者亦有自矯其本性學問之偏而矯之太過反見其病者如子張才高意廣好為奇難尊賢容衆之論是率其本性學問而失之若見危致命一節豈是子張意思而以爲其可者自矯而失之也子夏篤信謹守多務近小而不能遠大想其於小德雖謹難在大德上故此章與賢賢章都是揀大處講然矯之太過故又生出病端來此以知人之分量不可掩也。閑以止物之出入綱常名教亦有一定範圍之則如物之有闕也踰只是出於其外更無入範闕之中而失者小德亦有一定之則如物之闕或出或入猶之可也出即踰矣入字是帶說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朱子吳剛條辨 論語 卷十九子張 言 近譬堂 藏板

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

釋 孔門除曾子外只有子夏守得規矩定故教門人皆先灑掃應對進退所以孟子說孟施舍似曾子此宮懸似子夏

釋 大全雲峯胡氏曰集註推子游之言本末者即此然小學大學附節可分先後不可分本末也蔡虛齋曰本末二字子游以大學小學言矣蓋大學小學

學可以分先後爾不可以言本末子夏以始卒二字替他便見子夏見識高於子游此爲實之效也集註依舊用本末還是亦據子游意見耳子游之意蓋以大小分本末似爲洒掃應對是末節正心誠意是大本

云此大學末識到齊治平就學者分上說故只作正心誠意

釋 子游既以洒掃應對進退爲末則本字自指大學正心誠意可知諸家多謂小學大學可分先後不

可分本末非也。正心誠意自是根本。工夫洒掃應對進退。自是支流餘事。不可言本末。若以正心誠意對家國天下而言。則正心誠意爲本。而家國天下又爲末。以萬殊之散見對天命之源頭而言。則天命爲本。而萬殊之散見者又爲末矣。不可因對外。習子語而反疑本文。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倦如誦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爲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爲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廿九子張一

三

近譬堂藏板

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爲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洒掃應對是

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灑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爲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卽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或問

程子所謂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之事何也曰

灑掃應對所以習夫形而下之事精義入神所以究夫形而上之理也其事之大小固不同矣然以理言則未嘗有大小之間而無不在也程子之言意蓋如此但方舉灑掃應對之一端未及乎精義入神之云者而通以理無大小結之故其辭若有所不足而意亦難明耳徐繹其緒而以是說遠之則其辭備而意可得矣抑程子之意正謂理無大小故君子之學不可得矣抑程子之意正謂理無大小故君子之學不可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九子張

矣

近譬堂藏板

可不由其序以盡夫小者近者而後可以進夫遠者大者耳故曰其要在慎獨此甚言小之不可忽也而說者反以爲理無大小故學者卽是小者而可以并舉其大則失之遠矣其曰便是云者亦曰不離乎是耳非卽以此爲形而上者也既以爲理無大小而又以爲教人有大小何也曰無大小者理也有序者事也正以理無大小而無不在是以教人者不可以不由其序而有所遺也蓋由其序則事之本末無所不各得其理而理之無大小者莫不隨其所存而無所遺不由其序而舍近求遠處下窺高則不惟其所妄意者不可得而理之全體固已虧於切近微之中矣此所以理無大小而教人者尤欲必由其序也子游之說蓋失於此故不知教人之有序故於門人小序應對爲末而無不知教人之有序故於門人小子而欲直教之精義入神之說蓋直以爲有先者言之然其所以有後得其說也○曰其然所以然之說奈諸說推之而後得其說也○曰其然所以然之說奈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九子張

毛

近警堂藏板

何曰灑掃應對之事其然也形而下者也灑掃應對之理所以然也形而上者也自形而下者而言則灑掃應對之與精義入神本末精粗不可同日而語矣自夫形而上者言之則初未嘗以其事之不同而有餘於此不足於彼也曰其自物有本末而本末不可分者何也曰有本末者其然之事也不可分者以其悉具所以然之理也曰無射以下三條之說若皆以仰此便為聖人之事何也曰亦言其理之在是而由是所以至於彼苟習焉而察而又勉焉以造其極則不俟改塗而聖可至灑豈曰灑掃一應對之不失其節而遂可直接以聖人自居也哉曰程子亦常以理無大小而灑掃應對精義入神者不異何以異於謝氏之意而以爲相反何也曰程子雖以理無大小爲言然其意則以明夫小不謹則將害其大小不盡則不可以進於大而欲使人謹其小者以馴致其大者耳如謝氏之云則反使人恃其小者以自大而謂夫大者之真不過如此也此豈非相反之尤者哉曰其與子夏相反者又何也曰子夏正以次序爲言而

謝氏以爲無次序子夏以草木爲區別而謝氏乃以爲曲直則一子夏以唯聖人爲有始卒而謝氏則無聖人衆人之分此其相反亦可見矣

語類 君子之道孰以末爲先而可傳孰以本爲後而倦教蓋學者之質不同如草木之區別耳○古人初學只是教他洒掃應對進退而已未便說到天理處子夏之教門人專以此子游便要插一本在裏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是要他行矣而著習矣而察自理會得須是巨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然後從而振德之今教小兒若不匡不直不輔不翼便要振德只是撮那尖利底教人非教人之法問有始有卒乃竭兩端之教否曰此不是說聖人之法問有始是聖人分上事惟聖人道頭便知尾下學便上達若教學者則須循其序也○子夏之門人小子章某少時都看不出將謂無本末無大小雖如此看又自疑文義不是如此後來在同安作箴時因睡不着忽然思得乃知却是本末小大然不得明道說君子教人有序四五句也無緣看得出聖人有始有卒者不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九子張

天

近譬堂

是自然做到終乃是合下便始終皆備灑掃應對精義人神便都在這裏了若學者更須從始做去方得聖人則不待如此做也又曰程子曰理無小大無乎不在本末精粗皆要從頭做去不可揀擇此所以為教人有序也非是謂灑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更不用做其他事也○問程子曰云故君子只在謹獨何也曰事有小大理却無小大合當理會處便用與他理會故君子只在謹獨不問大事小事精粗巨細盡用照管盡用理會不可說箇是粗底事不理會只理會那精底既是合用做底事使用做去又不可說灑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灑掃應對只是粗底精義入神自是精底然道理都一般須是從粗底小底理會起方漸而至於精者大者所以明道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近者小者而後教以大道曰君子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或云灑掃應對非道之全體只是道中之一節曰合起來便是道之全體非大底是全體小底不是全體也問伊川言凡物有本末不可分作兩段曰須是就事上理會道理非事何以

識理灑掃應對末也精義入神本也不可說這個是末不足理會只理會那本這便不得又不可說這末便是本但學其末則本便在此也灑掃應對是小學事精義入神是大學事精究其義以入神正大學用功以至于極致處也若子夏之門人止當為灑掃應對而已以上又未暇也因問灑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者如何曰所以然者亦只是理也惟窮理則自知其皆一致又曰灑掃應對也是這道理若要精義入神須是從這裏理會將去○一日夜坐聞子規聲先牛曰舊為同安簿時下鄉宿僧寺中衾薄不能寐是時正思量子夏之門人小子章聞子規聲甚切今裡聞子規啼便記得是時胡泳云當時亦不能問泳續檢尋集註此章乃是程子諸說多是明精粗本末分雖殊而理則一似若無本末無小大獨明道說君子教人有序等句分曉乃是合下始終皆備耳此則須由下學乃能上達惟聖人合下始終皆備耳此是一大統會當時必大有所資所恨愚闇不足以發

師誨耳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九子張

完

近譬堂藏板

同大全雲峯胡氏曰程子後四條皆所以破子游抑末也本之則無七字○慶源輔氏曰窮理之至知言之極則學者所為之淺深不啻白黑之易見故如草木之有大有小其類各不同而無不昭然在吾之日中然後循其次第等級而教之若夫先博後倦則君子無是心也但時其可而已至於言之本知知之未至不察學者淺深生熟之異而一槩以子游之所謂本者強而聒之則學者漫而聽之實不知其味飽而行之終不得其方則是誣之而已君子教人之道豈有誣之之理○勉齋黃氏曰形而上謂超乎事物之表專指事物之理言也灑掃應對事雖至粗其所以然者便是至精之理其曰灑掃應對事雖至粗其所以對為小形而上者為大也蓋不但至大之事方有形而上之理雖至小之事亦有之故曰理無大小也○雲峯胡氏曰按朱子謂有本末者事也不可分者其所以然之理也饒氏却謂已然者為末所以然者為本蓋朱子解程子之言以本末為事而不可分為兩段爭者是理饒氏解程子之言以本末為事而本為理

不可不辨也○魏齋黃氏曰所引程子四段首言理無大小以見事有大小而理則一也次言道無精粗以見學有精粗而道則一也又次言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所以發明上二段所以無大小無精粗之意又次言便可到聖人事則亦以其所以然而無大小精粗者為之也亦足以見其編次之意至稱而不苟矣○雲峯胡氏曰學者之病有二謂末即是不當理會只當理會本者不知理之一也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者不知分之殊也朱子正處學者差認程子之意故有是說趙氏除去非謂二字却謂學其末而不本便在此者理貫於萬事不以事之近小而理有不該則誤矣○程氏復心曰程子一條明君子之教后四條明聖人之道君子之教有本末先後聖人之道本末精粗則一也如此觀之則實相表裏者可見○蔡虛齋曰程子所謂理無大小者大小以事言所以為理無大小事有大小故其教有等而不躐理無精粗故惟其所在而皆不可不用其極此朱子之言脈外○洒掃應對所以道與精義入神者同洒掃應

對其源頭便是天命所在也。雖聖人之下學上達亦
是此理。○林次崖曰：灑掃應對只是敬。敬者聖學所
成。若成終故曰便。可到聖人處。陳新安謂程子此說
而謹獨只是小事。與中庸大學所說不同。看來不是
程子就理無大小上說。蓋學者用功切要處。與川
上章所言慎獨一般。不曾說到小學處。不可以此來
纏拽。○呂晚村曰：兩執字。卽指本末言。錯會向人身
上語意。便易混難明。遂將道字看作心字。甚謬。○本
末二字。從末得名。本卽根也。末卽枝也。根之與枝。確
然有分。但只是一本。不可竟作兩物看。程子後四條
意只如此。非本末不可分也。○朱子於註後特辨末
卽是本學末而本便在此之非。正恐人誤解。失程子
語意耳。

異雙峰饒氏曰：子游以正心誠意爲本。灑掃應對爲
末。子夏謂小子且當教以灑掃應對。及入大學却教
以誠意正心。就二說觀之。子游欲人於根本上做來
則未底自然。中節施教無序。把大小學滾作一裏。非
也。子夏之說自合聖人之教。但只言事而不及理。則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九子張

三

近警堂藏板

小學大學分爲兩截而無以貫通之。至程子方以理
爲本事。爲末。謂事有小大精粗而理無小大精粗。小
子未能窮理。謹獨且把灑掃應對以維持其心。雖學
至粗至小之事。而至精至大之理。寓焉。年寢長識既
開。却教之窮理。以致其知。謹獨以誠其意。前日之習
灑掃應對者。卽爲精義入神之地。今日之精義入神
實不離乎灑掃應對之中也。程朱所論本末不同。朱
子以大學之正心誠意爲本。程子以理之所以然爲
本。朱子是以子游之意而推之。○新安陳氏曰：程子
此處說謹獨與大學中庸之謹獨小異。此只是謹小
事。無人所不知。已所獨知之意。饒氏所云謹獨以誠
其意。與程子此語不相妨。非以解程語也。○蔡虛齋
曰：執先傳執後倦。此先後是活字。言何者則先而傳
之何者則後而倦焉。蓋以學者所至自有淺深。有可
古以始兼有。奈本末兼舉者。其惟聖人乎。而今之小
子未必皆聖人也。安得不且先教以小學耶。○程子
五條首一條是發子夏本意。後四條是破子游小視

了灑掃應對以備其編然此意子夏嘗執小義不
此恐亦未必曉得也曉得則亦聞性與天道矣○若
晚村曰君子之道九句曲折最多極難理會朱子自
謂於同安寓次無事體貼出來本註最窅玩味略加
轉側不得上三句只是體用一致教不可缺意序不
可紊是下六句意

深 人將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三句爲
君子至公之心譬諸草木厥以類聚君子之道焉可
誣也四句爲君子施教之序如北則上一箇君子之
道作君子之教之心而下一箇君子之道作君子之
人之序成兩條矣於是蒙引遂有先後是活字不貼
本末之解而先傳中有可告以末亦有可告以本者
矣豈知既是小子自當先教以末而後教以本故若
子教人之道未嘗以末爲先而傳之未嘗以本爲後
而倦教但小子所至自有淺深譬諸草木其類自有
區別君子教之隨其分量爲可誣之輩而以小子所
造之淺止可教以灑掃應對進退之末不可遽教以
正心誠意之本非謂小子所造有淺有深或可教以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九子張

三

近譬堂藏板

灑掃應對進退之末而又或可教以正心誠意之本
也故集註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一直接下並無心
至公教有序兩層呂晚村謂上三句是體用一致教
不可缺下六句是序不可紊亦非也孰先傳孰後倦
而不得先傳以末後教以本便是序不可紊意亦
無兩層○或曰集註明云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
木之有大小則是淺者可告以末而深者亦可告以
本矣孰先傳孰後倦何妨活看而子其謂小子所造
之淺但可告以末耶曰集註於不量其淺深不問其
生熟之下接云槩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
而已分明當教以近者小童乃爲不誣小子之分量
也况本文當教以近者有卒者其爲聖人乎二句則小
子但當從事於始而不遽語以卒亦明然矣○學曾
問程子第一條謂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
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
大則孰先傳孰後倦二句卽指教人有有序說矣第二
條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以形上爲本與前註
正心誠意爲本不同一疑也又曰理無大小故君子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九子張

三

近譬堂藏板

只在謹獨朱子謂此甚言小之不可忽而陳新安謂只是謹小事與大學中庸之謹獨不同其實謹獨字如何可當小字此又一疑也且酒掃應對是事形而上者是理酒掃應對是事之小正心誠意是事之大而形而上之理無論事之大小皆寓於其中故曰理無大小非以酒掃應對本而以形上之理為本也與朱子之意固不異矣惟理無大小故君子只在謹獨見無論大事小事皆理之所在君子隨事當理會便理會非揀去者謹之小者便不謹之也無夫無小皆要謹之於已故曰只在謹獨非謂小為賤而謹之也朱子語類自明或問此其言小之不可忽特甚言之耳非單指不忽于小也○酒掃應對所以君夫形而下之事精義入神所以究夫形而上之理蓋精義入神不但是形上而對所以究夫形上之理也酒掃應對亦行形上之理然其為事也粗正心誠意即所以究去形上之理其為事也精此未者粗而本者精也然酒掃應對之事造其極即以通夫正心誠意之妙是未之事未嘗無與於精而正心誠意之事極其

用亦不廢夫酒掃應對之用是本之事亦未嘗無與於粗則未之粗亦有精而本之精亦有粗也且理會得正心誠意固可得形上之理理會得灑掃應對亦可得形上之理則本末一致而精粗同貫也明得此乃可以有得矣

疏按有始有卒始只是末終只是本小子始其功於酒掃應對之末而卒其功於正心誠意之本聖人期合下生知安行本末兼備了不消由末而漸進於本也子游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本之則無如之何亦不是教小子舍了末事不做只從事於本是要于夏本末並進之意故子夏說有始又有卒一以貫之其唯聖人乎小子且當以序進時解映看做聖人窮神達化者非本文正意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

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淡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

或問先仕而後學何也曰仕優則學爲己仕者言也蓋時必有仕而不學如原伯魯者故有是言學優而仕爲未仕者言也蓋未有以明乎修己治人之道則未可以仕耳子產於子皮有製錦之譏而夫子亦悅漆雕之對惡子路之使程子以少年登高科應勢爲美官者爲不意蓋如此而雅其餘意則又以明夫仕次推之其本意蓋如此而雅其餘意則又以明夫仕未優而學則不免有背公徇私之失學已優而不仕則亦不免有愛身忘物之累當時恐或兼有此意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九子張

三

近譬堂藏板

且如橋中亦可看册子但不可以讀書而處居官之事耳

附問仕優而不學則無以進德學優而不仕則無以及物仕優而不學固無足議者學優而不仕亦非聖人之中道也故二者皆非也任優不學如原伯魯之不說學是也學優不仕如荷蓀丈人之流是也子夏之言似爲時而發其言雖反覆相因而各有所指或以爲仕而有餘則又學學而有餘則又仕如此則其序當云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今反之則知非相因之辭也朱子曰舊亦嘗疑兩句次序顛倒今云各有所指甚佳

附大全新安陳氏曰仕者先盡仕之其有餘力則益

及於學學者先盡學之事有餘力則始及於仕○慶源輔氏曰仕所以行其學而學所以基其仕故曰理同然仕則以陳力就列致君澤民爲事學則以誦詩讀書格物致知爲事故曰事異○胡氏曰仕與學理同者皆所當然也事異者有治己治人之別也學以爲仕之本仕以見學之用特治己治人之異耳以理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九子張

言

近譬堂藏板

言則學其本也。以事言。明當其事者。隨所主而為之。緩急必先盡心於所主之事。有暇日。則及其餘。非有所輕重於其間也。○蔡虛齋曰。二句平說。蓋各有所指。上句為已仕者言。蓋當時固自有仕而不學者。下句為未仕者言。蓋當時亦有學而不仕者。集註然仕而學。然字誤出。本文外意。或以二說相須。例觀者。其也。此與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然思近者。愧而後遠者。來俱是言外意。○新安說。仕與學。理同。而事異。處不是。蓋學所以求此。則守其所達之道。達其道。即行其所求之志也。事異亦不符。新安所解。○異。南軒張氏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成己成物之無二致也。古之人。學以終其身。故仕優則學。學優則仕。其從容暇裕如此。始於學而無窮已也。○雲峯胡氏曰。聖賢之言。固自有因上句而生下句者。如夫子本言。晉文公譎而不立。因而曰。齊桓公正而不譎。若獨言下句。則齊桓豈正而不譎者哉。此亦因當時有仕優而不學者。故以下句意足之。蜀言下句。

則學之優。固自有可仕不可仕者矣。○林次崖曰。看來此章似專重在學上。本文二優字。二則字。俱不當平看。上優字。乃有餘力之優。下優字。乃優入聖域之優。上則字。訓作即字。下則字。訓作後字。仕而優。則學者。謂退食之際。即以帝典王謨。而考其今日施為之得失也。學而優。則仕者。謂必待學之已成。而後方可出以就仕也。○呂晚村曰。兩句文法。雖同。須分別看。乃佳。下句而字重。則字緩。與上句正相反。兩優字。亦別上優。易下優。難如此。方見聖賢內重外輕。窮達一致之理。

按。按註中。雖兩意互足。畢竟盡其事而後及其餘。是兩旨。資仕者深。驗學者廣。自是餘意。總之。仕學到優極。是難。只看仕不優而學。必至以學而廢仕之事。學不優而仕。必至以仕而壞學之事。故却優總可學。正逼接仕之當盡職也。優總可仕。正逼接學之當益勤也。至仕優。又不可不學。學優。又不可不仕。孰固見不可不兼及。然資其仕者。益深。則學仍為仕也。驗其學。者。益廣。則仕亦仍為學也。後說補一層。究只完得前。

一增○重讀優字見集註前解之妙急讀則字見集

註後解之妙

頑按次崖以止則字訓作卽字下則字訓作後字非

也俱各兼卽字後字二義至上復字謂退食之暇下

復字謂學業已成此却是也倘仕必職業既畢將致

仕而後學乎倘學方有服功而卽仕將未信而皆可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

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

於高遠而簡畧細微之弊學者詳之

固大全慶源輔氏曰子游有簡忽禮文之意要之喪

固貴於哀而禮之節文亦不可廢故曰直情而徑行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下九子張

三

近譬堂藏板

戎狄之道也立言之難蓋如此○蔡虛齋曰合問孝

章觀之可見子游之事親也養有餘而敬不足子游

之喪親也哀有餘而禮不足皆足以見其任情自遂

而脫畧微細

雙峯饒氏曰子游平日却自考究喪禮不是廢禮

而專事哀戚之人考之禮記可見其意怕人事未忘

本姑爲之抑揚耳○南軒張氏曰喪致乎哀致者自

盡之謂若毀生滅性則是過乎哀者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世之意

國蘭子游之所謂難能者蓋美之之辭而有譏之意故又曰然而未仁則其直以是為未仁矣

同雙峰饒氏曰行過高難能者誠實惻世解未仁無誠實則不能全心之德無惻世則不能全愛之理

○趙氏曰不誠實則無直切之意不惻世則無隱痛之情子張務外好高故於此四字皆有所不足

解按難能是就德行事上言堂堂是就容貌上言惟難能是美之之辭故下用然而一轉要之未仁自

是未仁非即指難能處為未仁也行事未必盡皆難能却好為難能則若未仁却自該得大了他既少

誠實惻世則全體虛偽雖不為難能也未仁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為仁亦不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卷十九子張

美

近譬堂藏板

能有以輔人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

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為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

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為仁矣

國蘭曾子堂堂之云亦猶子游難能之意○難與並

為仁則謝楊皆謂曾子病夫子張之不可輔而為仁

也以文意求之蓋病其疎畧簡倨而於已無切德之

益觀感之助耳蓋曾子之學主於誠身故其意雖病

子張之未仁而其言必反於己與子游若小異焉若

曾子之年輩視子張為先進亦不應直疑之如此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務外好高則於已無體認密察

之功人不可輔之為仁於人無切德觀感之助已亦

不能輔人之仁也○新安陳氏曰堂堂以貌言難能

以才言皆自高之意並猶共也○勉齋黃氏曰以上

兩章皆言子張之難為仁既足以見子張好高之病

又有以見仁之爲德。根於人心。惟求之至近而修其
在內者。爲足以至之。今也尚難能之行。節堂堂之容
則其去仁遠矣。孔門以求仁爲先。而所言如此。可謂
知爲仁之方也。

辨揆學者容貌豈不要端。尊如君子不重則不威。故
爲學也。要從外而扶。照起來。但有諸內形。諸外則威
儀爲德。行之着不得。徒以容貌之盛。稱之矣。今但曰
堂堂則便。見其務外。自高。絕務外自高。便不可並爲
仁。語氣一直下。與前章有然而一轉者不同。並爲
仁一並字。分明有不可輔張爲仁。張亦不能輔人爲
仁二意。亦字是並字實跡。時解重不可輔張爲仁一
層者。乃謝楊之說。朱子已經闢之者。但朱子謂曾子
之學。主於誠身。亦非偏重不能輔人之仁一層。觀其
謂雖病子張之未仁。而其言必反於己。與子游小異
則可見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九子張 三 近譬堂 藏板

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己者。○尹氏曰

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

以固曾子之意。本以通論常物之大情。而非立教喻

人之語也。尹氏所引親喪自盡之言。疑與曾子意合
而其下所謂於此不誠。惡乎用其誠者。則推曾子之
意以責夫人之當然。而不然者耳。非正以此真之意
爲反此也。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真情乃愛親之心。天理所發
見者。○胡氏曰。上智之資。於理所當然者。固不待勉
強而皆極其至。中人以下。則罕能之。惟父母之喪。哀
痛慘怛。蓋其真情之不能自己者。聖人指以示人。使
之自識其良心。非專爲喪禮發也。○饒峯饒氏曰。予
字有感動人底意思。事親莫大於死生之際。人之所
當自盡者也。人當如此。而猶有不能如此。此聖人所
以寓微意而感動之。若不看聖人微意所存。又說個
人人能如此自盡。則聖人之發此言。似乎無味。○呂

晚村曰致字卽孟子自盡盡字。孟子句原本此非與及人之謂致也。自者本心之真致者天理之極。二字分開不得然自字猶易致字爲難聖賢教人却重在致字。只看親喪非大逆不道人誰不哀其親者此難蓋自字本心致字本天也喪致乎哀而此然哀之分數不同。哀戚屬以至路人萬物皆哀也。然不是哀之盡處故曰必也親喪若則重自字則年見孺子人共又何嘗有因有爲然却不可以此當自致也。此句不是歎人情之薄。爲要之人理本如是。到親喪纔是盡。以下親親仁民愛物從此一路推去。沒一件不是自心。却都靠這盡處起分數。便是一篇西銘道理。**辨**按內注以自盡其極說外註以當盡其極說。看本文人未有自致必也親喪乃能自致。則是原就自然說。而乎字咏嘆不盡則勉人當盡之意已在其中。此饒氏所以以感動人發之也。○人之真情不能自己。惟不能自己所以必盡其極。經已使不盡其極矣。晚村重致字看似若有異義。而不知正與自字相足亦。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九子張

美

近譬堂藏板

方與親喪閔切不然則他事之真情自露者亦有之矣。不必親喪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

不若此事之爲難。

或問鄧氏十八章之說其詳可得聞乎。曰鄧氏之言

曰獻子婦相三君五十年。魯人謂之社稷臣。則其臣必賢其政必善矣。莊子年少嗣立。又與季孫宿同朝。宿父文子忠於公室。宿皆不能守而改之。莊子乃獨能不改其父之臣與父之政。而終身焉。是孔子之所謂難也。若父之臣與父之政有不善而不改。則是成

其父之惡耳惡得為孝哉

論語 孟莊子之孝其他可能言其他只爭常是難能也這箇則不可及蓋莊子父獻子自賢榮却能用父之人守父之政而不變夫子所以贈之又以為是人多不能所以為難然若用人立政未是又不可以不攻○人固有聞父之臣者然稍拂他私意便自容不得亦有行父之政者於私欲稍有不便處自行不得古今似此者甚多如唐太宗為高宗擇許多人如長孫無忌褚遂良之徒高宗因立武昭儀事便不能用又季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到季武子便不如此便是不能行父之政以此知孟莊子豈不為難能

雙峯饒氏曰夫以莊子之不攻父臣與父政為孝見得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正是不攻其父道之善處論語類云人固有聞父之臣者然稍拂他私意便自容不得亦有行父之政者於私意稍有不便處自行不得夫雖有賢臣善政而不行固不可為孝矣乃亦既用之行之稍拂私意便自容不得行不得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九子張 完

近譬堂 藏板

者便是從己私處較急從父行處較緩打破此閑非實心敬愛其親久而不忘者不能此所以為難○此與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又不同彼是在所當改而不遽改見其不忍忘親此是在所不當改而真能不改見其善於體親雙峯說大快

順按時解有謂獻子賢而忠於魯莊子愛父即是愛君盡孝即是維魯者皆章外別意不足從至父臣不賢父政不善又以能改為孝却是餘意補一層看不妨○既曰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則雖屬可能亦未嘗不是孝但猶可能耳只重形起下難能來不重貶他之可能上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

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或問 尹氏所謂不足喜者。其辭若以為事小而不足乎喜之意。則非也。曾子之意。正以為深可哀矜而有所不忍耳。今日不足。殊不見古人心體惻隱之意。楊侯氏皆引政散民流為說。亦非是。所謂民散。特以其生業不厚。教化不修。內則無尊君親上之心。外則無仰事俯育之懷。是以恩疎義薄。不相維繫。而日有離散之心耳。

精義 范曰。得情而喜。為士師者所不能慎也。雖舜在上。而咎繇明刑。亦哀矜之。况于失道之世。刑不殺之。民乎。故孔子為司寇。有父子訟者。拘之不決。

同 大全雲。峯胡氏曰。集計情義。乖離不相維繫。八字釋一散字。情相維繫。不忍離義。相維繫不可離上之人。何忍使之離。而犯法也哉。虞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欽哉。是形容帝堯好生之心。欽則自然有哀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九子張

學

近警堂藏板

矜之心。恤則自然無喜之意。○南軒張氏曰。先王之於民。所以養之教之者。無所不用其極。故民心親附其上。服習而不違。如是而猶有不率焉。而後刑罰加之。蓋未嘗不致哀矜惻怛也。若夫後世禮義衰微。所以養之教之者。皆蕩而不存矣。上之人未嘗心乎民也。故民心亦渙散而不相屬。以陷於罪戾。而陷於刑戮。此所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方是時。任上師之職者。獄訟之際。其可以得情為喜乎。蓋當深省所以使民至於此極者。以極其哀矜之意。焉可也。能存此心。則有以仁乎斯民矣。○勉齋黃氏曰。得情而喜。則太刻之意。或溢於法之外。得情而矜。則不忍之意。常行於法之中。仁人之言。蓋如此。○林次崖曰。上失其道。使之無道教之無素也。使之無道。使字內兼養意。不曰養。而曰使者。不專是養也。如漢武帝用兵四夷。隋煬帝征遼東。致民窮而盜起。亦使也。若養之無法。致民飢寒而失恒心。亦使也。

辨 按得情便喜。此能吏之所以酷也。故喜字只是哀矜對面。斷無哀矜而僥喜之理。只因人有喜。其得情

在先故曾子教其當哀矜而勿喜此而字有一層無兩層也得情人多說成獻打鉤致似當不得其情乃可不知得情自職分當為不得情如何出入不當但哀矜勿喜乃仁人君子之用心耳○原哀矜勿喜根由從上失其道來只一箇哀矜心腸便是刑期無刑之意反失道者而不失則民之散者亦可以無散也此便是反身端本政刑原於德禮之意非徒以恤刑盡哀矜也○看來不哀矜之病又正坐在喜字上蓋仁心亦人所同有只為喜字中有諂本能邀寵位無限念頭遂把仁心壞却耳除得喜字根苗則哀矜之心自生矣

頑按情原不可不得得情後亦非一向赦宥不問也若必以得情者為嚴酷則將以不得者為忠厚可乎哀矜勿喜只重哀矜喜固不哀矜世亦有勿喜而亦不哀矜者只哀矜斷勿喜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九子張

里

近譬堂藏板

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汙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

○大全雙峯饒氏曰子貢非為紂分疏其意在下兩

○要南軒張氏曰紂不道極矣其始亦未至若是之甚

惟其為不善而天下之惡皆歸之日累月成以至貫

盈豈不猶川澤居下而衆水歸之乎

○說按不如是之甚是字確存所指恐子貢當日是有

人指一兩事以言紂之不善或至已甚子貢方發此論謂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但居下流則天下之惡

歸之耳。不然只發人不可居下流使天下之惡歸於已足矣。何必舉納之不善不甚來說。○不如是之甚中。便有如是之甚。而不吝辭之意。在後下。以是直接之。○不如是之甚。是就現在而論定之。以見衆惡之所必歸。非謂始不甚。而日積月累。以至於甚也。南軒說另成異解。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或問聖賢之貴改過如此論語一書蓋屢致意焉然亦不得已而開其自新之路耳。今謝氏乃謂德性天也過不足以格之過而能改則亦何傷於全德則使學者之心輕慢放肆而不復有謹於其初之意矣學者宜深察之尹氏論人皆見之之意直以其過失暴著有不可掩者最得文意范氏以爲寡過故人皆見之說者又有以爲君子之過顯而易見無文飾揜蔽之私故人皆得而見之恐亦不必如此人皆見之亦復其常耳。范氏以爲改而益光楊氏以成湯之事當之似亦非是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九子張

聖

近譬堂藏板

同勉齋黃氏曰過也明白而無掩覆故人皆見更也蓋徹而無瑕疵故人皆仰○雙峯饒氏曰君子無掩覆之意有過則人之所共知既改又脫然更無惹絆或問君子如何獨能用心如此曰君子所以能如此者只是狎乎天理之公而無人欲之私若此心猶有分毫私累在人欲上便做君子事不得○蔡虛齋曰君子非久過者日月非外食者故日月之食一句直該到人皆仰之處爲是此與孟子文大同小異

異大全南軒張氏曰人皆見之者君子不文飾掩蔽其過日月之食旋而復矣無損其明也故君子改過不吝而德愈光焉○呂晚村曰過字須先看得好日月不得不食可知君子之過原與常人不同故可見可仰蓋其本心先迥然也

辨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俱貼君子身上說不必仍指日月之食上說如日月之食見一過必改之意非無損於明之意日月終食必復其明君子

纒過必更其失若說君子有過不妨令人見更下人皆仰何損於其明則君子無小心敬畏之忱此朱子所以譏謝氏輕慢放肆而不復謹於其初也○過者更也明點君子而皆見皆仰器帶日月意○只為小人文過所以說人皆見之只為君子心本坦坦自所以說人皆仰之非謂君子有過時不妨令人見能改時自然令人仰也○若說日月不得不食則君子不得不過此說或伊尹放太甲周公誅管蔡之類若謂平常君子之過都與人不同是先天代君子文過矣晚村說大謬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

公孫朝衛大夫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九子張

聖

近譬堂藏板

常師之有

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

文。曰何以言文武之道為周之禮樂也。曰此固好高者之所不樂問然其文意不過如此以未墜在人之間考之則可見矣。若曰道無適而弗能所取而得則又何時墜地且何必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後得師耶。此所謂人正謂者。唯其知子師棄之備其若入大廟而每事問焉。則之禮史亦其一師也。又曰彼所謂無適而弗能者。亦皆難於文章禮樂之間哉。但子貢本意則正指其實而言不知是之空虛恍惚而無所據也。

語。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大者如周禮所載皆禮之大綱領是也小者如國語所載則只是零碎條目是也。或問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是掃地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九子張

醫

近善堂藏板

曰木降地非掃地掃地則無餘矣此只是說
 者則能記其道之小者皆有文武之道夫子皆師之
 同大全雙峯饒氏曰不賢者以指眾人而言不是不
 好底人○蔡虛齋曰此道字指謨訓功烈禮樂文章
 之類非指道之全體也若道之全體則豈盡於賢不
 賢者所記而已哉且夫子之於禮樂制度皆文武所
 垂而新安以為列聖道統傳在文武文武又傳在孔
 子者非本指交况公孫朝之問亦只見孔子於禮樂
 制度之類無所不通而不知其得之於誰其子貢亦
 只如此答他何暇論到道統去處○誤訓見子言語
 者功烈見子事為者禮樂文章見子政治者如此解
 文武之道便見不是論道之全體看書須看是其樣
 人說甚樣時說又看是為甚樣事說若只說一道字
 便要說到二帝三王之經天緯地處則又何用做古
 人名字說話或說仲尼焉學為仲尼何嘗學如太宰
 夫子聖者與之意蓋以下文而亦何常師之有亦字
 為好說耳不知公孫如此問子貢何須非他且賢者

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意思俱闕乏了○林次崖曰
 未墜於地與在人是对說墜地便不在人未墜於
 地則在人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莫不有文武
 之道正是在人處太宰不學是從賢者而學之識其大者
 二句生來賢者識其大則從賢者而學之識其小者
 其小則從不賢者而學之故曰何常師之有亦字輕說過大
 學也有學則有師故曰何常師之有亦字輕說過大
 是大節小是小節賢才德不賢不賢不是不好
 人如小賢是也○呂晚村曰須知此學字非力學之
 學乃從學之學即師字也焉學是問何所師文武云
 云正子貢妙於立說極言其無師焉學為不學轉
 語甚巧何常師句乃直答之也○此章是評論聖人
 須見得聖人全體全體見則敏求意未嘗不在自此
 章至陳亢皆論者低看了孔子而子貢讚之是極推
 尊語公孫問仲尼何師子貢以為夫子有師則天下
 有高於孔子者矣堯舜以來相承之道非為小賢不
 賢之可分孔子自得之無師也若夫文武之謨訓功
 烈禮樂文章則人人皆其師矣又豈得謂之師哉此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九子張

聖

近賢堂藏板

是子貢反跌文法無師正意在言外朱子特地將
字註出正為焉不學之學非聖人全體之學故文
之道亦非聖人全體之道也若將字說煞聖人本
事則道字之註反說不去欲說註有低道字則聖人
之學止說做陣間廣記收羅纂輯一家其低又出公
孫所問下矣故余以謂文武之道以十七句互虛看
不多實講學字互就師字看不宜作聖學實講○惟
道字精定文武故曰設訓功烈禮樂文章惟文武精
定此道字故與堯舜禹湯無涉禮樂文章惟文武精
以本註為主大小總只在禮樂堯舜禹湯無涉禮樂
說賢不賢總只在職司傳字師承記誌上說不可以
大為道德性命以為道德性命則賢不賢懸絕矣
新安陳氏曰為學問何所從學焉不學謂何所不
從學此論夫子之學而專言文武之道者蓋列聖道
統傳存文武而文武之道統傳在孔子故也文武之
道無往不在夫子於文武之道無往不學惟善是主
初無常師此所以備斯文之大全集列聖之大成歟

○呂晚村曰公孫問仲尼何所師學子貢答以無所
師學本義也答無所師學而及無非師學旁義也學
者因此言可以見聖人之生知而無所不學如此又
餘義也

按公孫朝問仲尼何所從學這便所見低淺原不
在聖人本源上論了蓋他只見聖人無所不知無所
不能件件精通必有所從學而後能故以焉學為問
亦如太宰多能黨人博學之見故子貢但以文武為問
道未陸於地而有人者言之蓋當日之所考究博通
不外乎文武之誤訓功烈禮樂文章而文武之誤訓
功烈禮樂文章大者自得聖者識之少者自有不賢
者識之聖人安往而不得聖者道之全體精微則聖
人固無待於學而非非賢者不賢者之所能識矣晚
村以子貢答以無所師為本義答無所師學而及無
非師學為旁義此却非也無所師學乃道之大本大
原聖人之生知安行公孫朝不知問子貢亦何暇答
惟因他以典故名物為有神故答以無所不師耳○
有箇夫者小者便是道之顯者矣故曰謨訓功烈禮

樂文章此正聖人之生知而不廢好古敏求之功者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

武叔魯大夫名州仇

語類子貢賢於仲尼聖人固自難知如子貢在當時想是大段明辨果斷通曉事務故動得人孔子自言達不如賜勇不如由

精義范曰賢人地也近而易見聖人天也遠而難知故西河之民疑子夏於夫子叔孫武叔謂子貢賢於仲尼

同大全葉氏少蘊曰子貢晚見用於魯懼災之慮大曉宰蠲而舍衛矣伐齊之謀詰陳成子而反其侵地魯人賢之此武叔所謂賢於仲尼者也

辨按口中說子貢賢於仲尼便前此原有他人賢仲尼一段論在武叔意中便有仲尼不賢一段論在但寓毀仲尼於揚子貢之中未嘗明說仲尼不是耳故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九子張

異

近譬堂藏板

知此章即下章之根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

窺見室家之好

牆卑室淺

附大全朱子曰古人宮外只是牆無今人廊屋

辨按子貢要自道室家不好也不得要道他家如何好也不得此自是他本公如此然牆不是以蔽家

家不足以蔽室人總窺見其好是得窺見也自不好矣又惟其窺見乃知其好則不窺入門而後知其好入門而亦不過如此好矣窺見重就外人說對下不得其門非自誇有好可見也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

七尺曰勿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

語類 問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夫子之道高遠故不得其門而入也曰不然顏子得入故能仰之

觸高牆之彌堅空手在前在後如有所立卓爾曾子

得人故能言夫子之道忠恕子貢得入故能言性與

天道不可得聞文章可得而聞他人自不能入耳非

高遠也七十子之徒幾人入得譬如與兩人說話一

人理會得一人理會不得會得者便是入得會不得

者便是入不得且孔子之教眾人與教顏子何異顏

子自入得眾人自入不得

同 呂晚村曰牆之高卑只以喻難見易見非以牆之

高卑較聖賢分量也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與室家之

好都在宮裏分別不闕牆事人語此二節無不以牆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九子張

之尺寸爭聖賢分量皆誤也惟其宮有不同故牆有

高卑之殊耳誤在宮牆二字須提出宮字與牆

字折說其理始明○數仞兼說牆高也只說邊卻

裏面耳正為裏面如此所以外面如此

按 此不是子貢要賣弄他底好與人見亦不是聖

人要深藏其美富不與人見但室淺則牆必卑宮廣

則牆必高入自見之人自不見之耳皆視宮為轉移

都統一貫之大本大原說故謂七十子之徒無幾人

得入也愚意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皆以有形迹者言

悉只言其美富而未言及所以美富之本源處若論

人闡與之室則七十子誠無幾人嘗論得門闥七十

子恐非皆在門外者也現成美富想七十子亦尚處

得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此夫子指武叔

是 近譬堂 藏板

大全雙峰饒氏曰聖入之道雖曰難入然其
自育方且如仰彌高鑽彌堅此是駭飢難入處夫
循循善誘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這便是從入之門學
者須從此門路入方有所見○新安陳氏曰賢人之
道罕淺易見聖入之道高深難知此子貢以牆室取
譬之意也要之觀乎賢入則見聖入使叔孫果知子
貢之所以爲子貢則亦必略知孔子之所以爲孔子
豈至爲此言哉叔孫非特不知孔子亦不知子貢也
辨按得其門者或寡矣是因武叔爲此語外人故就
世俗外人言之非謂七上子之徒得門者亦寡也○
得其門其宗指孔子不得其門正猶面牆而立一物
無所見矣○東新安謂武叔非特不知孔子亦不知
子貢此亦是說子貢祇裏處說若外面好處目是人
人窺見得一窺便見子貢只不欲與武叔深言之耳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九子張 吳 近譬堂 藏板

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無以爲猶言無用爲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
其至高自絕謂以謗毀自絕於孔子多與祇同適也
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

異大全新安陳氏曰聖人有聖入之分量賢人有賢
入之分量愚人有愚入之分量州仇不自知其備愚
人之分量以其不足以知聖入之分量也孔子之道如
日月行天萬古常明雖有州仇之毀何損於明子貢
以何傷日月曉譬之可謂智足以知聖入而譬之深
矣○王觀濤曰猶可踰也無得而踰焉就賢者與仲
尼說不帶在丘陵與日月上說其何傷於日月乎此
日月就作仲尼字向
辨按無以爲也。是說武叔無以毀爲仲尼不可毀也
亦是就仲尼身上見其不可毀人快看做武叔不可

毀仲尼矣。他人之賢者，五句正言仲尼之不可與比。就仲尼說，人雖欲自絕三句，正見無以爲也。方說叔說，○日月本至明之物，而集註但言喻其至高者，以與丘陵對說，而又有一兩喻字也。陳新安謂何損於明，自非本意。○可喻不可喻，自帶丘陵，日月說不然。如何却下箇論字，何傷於日月分明，亦是借喻語。蓋本文原自正論夾帶指點也。觀講說亦非是。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爲恭，謂爲恭敬推遜其師也。

按爲恭內有二意：一是見師自當推遜，故推遜之而不爲過；一是見師不得不故爲推遜，故推遜之而非甚。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九 子張

冕

近簪堂藏板

責子禽不謹言

大舍勉齋黃氏曰：一言善爲知，一言不善爲不知，知不知係於一言，不可不謹。

按知是明於事理，不知是昏暗窒塞，一言當理便爲知，一言不當理便爲不知。勉齋善字，以不知下當理字爲確，以爲以字不要着力。只一言便爲知，一言便爲不知，非一言由人以他爲知，人以此爲不知也。若因大以他爲知而後謹言，雖慎言但欲博知者之名耳。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階梯也。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

楊曰：自可欲之善，充而至于大力行所及，可以階而升者也。大而化之，至不可知之神，非力行可至。

可階而升者也

論大全新安陳氏曰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也信美而至於大乃思勉之所可及故曰可為猶可階梯而升也至於化則非思勉之所可及故曰不可為非可階階梯而升矣朱子以此發明孔子所以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之實處然後子貢取譬之意顯然矣○呂晚村曰不可及不可升不止為庸人至賢知便到一間之類乎同聖之夷惠尹皆在仰觀之矧**辨**按之字也字全是指點之神因子禽不知夫子之不可及故以天不可階升借觀之階自等級學問亦不可及故由善而信而美而大皆可階與集注大可有等級故由善而信而美而大皆可階與夫而化之謂聖是說聽其自化又不同孔子各下不思不勉從容中道無迹之可等無途之可至故曰猶天之不可階而升萬古無升天之理則亦萬古無及夫子之理即所謂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之意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九子張

幸

近簪堂藏板

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群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以立之便自立得佳也動之斯和如又從而振德之
振德有鼓舞之意如舜之從欲以治惟動至應從志
便是動而和處

大全朱子曰此言德盛仁熟本領深厚義做出便
自德地

同勉齋黃氏曰立之謂制其田里道謂道之以德綏
謂撫安之立之謂也動謂鼓舞之道之深也立之道
之發之動之皆聖人政化之施斯立斯行斯來斯和
皆天下感動之速或曰子貢知足以知聖人今乃不
言其德而稱其得那家之效何也曰天之德不可形
容即其生物而見其造化之妙聖人之德不可形容
即其感人而見其神化之速天下之理實大則聲宏
木深則末茂感動之淺深遲速未有不視其德之所
至者聖人道全德備高明博厚則其感於物者如此
因其感於物以反觀聖人之德豈不瞭然而易見哉
○新安陳氏曰此章前言夫子之不可及以其德之
化不可爲者言也夫子不幸而不得時不得位故其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九子張

五

近賢堂藏板

德之化雖妙於吾身而其神化之用不見於天下使
得時得位則其神化之功用直有與天地同流者終
言如之何其可及以其神化之不可測者言也夫子
之道猶天然天固有日月者所共都天之所以爲天則
非知天者不能知也必子貢之知始足以知此彼陳
亢者其不足以及此宜哉○蔡虛齋曰聖人神化化
字與上文化之不可爲化字不同此是存神過化之化
彼是大而化之化○榮人榮之也尊親之也龍氏
謂生而天下歌誦亦好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此
句直貼到動之斯和處斯字正是感應神速該了故
榮哀二字朱子另解在下

按上節不可及自是德此節不可及自是業上節
不可階升自是德之神化此節斯立斯行斯來斯和
自是業之神化但有德自有業似可說上節不說下
節只爲德之神化難見而業之神化其景象猶可想
見之故舉得那家來說如之何其可及也雖收本節
而却帶轉上節正欲子貢因業之神化不可及而想
其德之神化不可及也○或謂生榮死哀是說聖人

四
關係一世之象。聖人生而天下皆立，皆行，皆來，皆和。如太陽一出，而萬物欣欣，都有生色，豈不足榮聖人？死而天下皆不立，不行，不來，不和，如太陽一沒，天地慘闇，萬物俱有愁苦之狀，豈不是哀愚？謂此說自不可從，其生其死，兩其守，自指聖人榮之，榮聖人哀之，哀聖人也。若說天下自榮自哀，或者聖人在位，萬物自有向榮之理，若聖人方死，其深仁厚澤，必有以開子孫而被後世者，何至一死而即不立，不行，不來，不和，遂成慘闇愁苦之狀耶？

論語卷之十九終

四書朱子異同條辨論語卷之二十

堯曰第二十一

凡三章

釋 人全黃氏四如曰泰伯篇末堯曰首章歷敘堯舜禹湯文武之盛此蓋定書時語。勿軒熊氏曰一章言堯舜三王之道二章為政三章學為君子

辨 按論語於終篇歷敘堯舜禹湯文武之事以見孔子得統於尊聖舉而措之亦猶是也黃氏必以為定書時語恐未必然况此章無孔子曰字或記者錯綜而敘之或孔子嘗言而門人記之皆未可知其記子張問政一章亦以五美四惡法戒昭然而五美之中立心特身以及行政內外精粗無不畢具乃體用之全故以繼堯曰之後耳其以知命一章終篇者以論語一書治已治人無所不該而原其立心之始知義理則為君子惟知利害則為小人乃分別頭路之喫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十堯曰

一

近譬堂藏板

緊處也其學問之中則必恭敬辭遜以為之本而又
有威儀度數之詳乃能卓然堅定而不為外物所搖
奪矣其學問之終則不惟有以自立而又必有以知
人之是非邪正而後可以知明處當而無誤於天下
之事矣雖知言由於窮理似格致之學聖門所先不
在既立之後而窮其用則必極於知人而止故後及
之勿軒專以學為君子立
說循不足以盡此章之意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

祿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嘆聲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

或問堯舜禹之相授皆在歷數之說范氏之意若以治歷明時為人君之事者而謝氏以歷數有歸而言則又若後世識識之學者其論不同奈何以文意考之則謝氏得之矣蓋帝王相承其大策之數若歷之歲月日時亦有先後之序也然聖人所以知其序之屬於此人則以其人之德知之非若讖緯之說徒以其姓名見於圖籙而為言也范氏益避此而遷就其說殊不知以德而言則自無後世妖妄之嫌而遷就君之事豈特治歷明時之一端而已程子曰執中之說程子范游楊氏之說不同如何曰程子備矣蓋聖賢所言之中實有二義大本云者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之理其氣象如此也中庸云者理之在事而無過不及之地也此曰允執其中蓋以其在事者而言若天下之大本則不可得而執矣且聖人之道時止時行夫豈專以塊然不動者為是而守之哉故程子以事物物物言之而又曰允執厥中所以行之以是而觀則三家之失亦可見矣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十堯曰

二

近譬堂藏板

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攷也安攷著則不中矣

同大全南軒張氏曰以其德當天心故知天之曆數在其躬允執其中事事物物皆有中天理之所存也惟其心無依倚則能執其中而不失此所謂時中也君子所為安樂者以民故也天之視聽自我民視聽若四海困窮則天祿亦永終矣聖人之相授凡以天大之際而已新安倪氏曰按執云者身執一定之理蓋於事物上酌其中而執以用之中庸謂舜用其中即用其所執之中也○蔡虛齋曰喜曰咨舜嘆嘆聲也爾舜句○天之曆數在爾躬亦以其德當天心也允執其中又是吁咷之辭言爾今陟帝位以治天下也要必事事惟信執其中者而用之不可作推本能執中之固窮則天祿永終而曆數之在躬者亦不為爾有矣此處咨命之辭只是以帝位屬之其責舜未便即位按書堯命舜曰爾陟帝位舜讓於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傳云文祖堯始祖之廟也受終

者堯於是終帝位之事而舜受之也。求說受其位事自是齊七政，徧羣祀，觀四岳羣牧，巡狩封山，齊刑，四罪二十八載之間，都是攝行天子之事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正月元日，然後舜格於文祖。此時始登天子位。正與孟子看書看得精到，便如經恐後人亦看錯了。方見孟子看書看得精到，便如此了。斷得明白。讀堯曰者當知此。

雙峰饒氏曰：或以守字解執守，守與執不同。執是執其要，事事物物各自有中。凡舉一物，便有執定那要處。如執扇須執柄相似。如擇乎中庸而不能擇，月守方是守，便易得死殺了。執者隨事隨物而執其中，不死殺。

辨：按允執其中，朱子謂聖人之道。時止時行，豈專以塊然不動者為是而守之。又曰：須是惟精惟一，方能允執厥中。堯當時告舜，只說一句舜已曉得那箇了。所以不復更說舜告禹時，便是怕禹尚未曉得，故特地說。觀此則舜之命禹，有惟精惟一，一句在。是執兩意，思執中是用中意。思精一在知上說。執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十堯曰

三

近譬堂藏板

中在行上。堯今堯之命舜，只允執其中。一句到執中。內自可包執兩用中二意。蓋非權度之精切不差。如何能執中。雙峯以執中為執要者，非是。○天之曆數在爾躬，天祿永終。兩字揭出源頭。見帝王出治無非承天而巳。四海困窮，則天祿永終。又見天心只關係在民身上。

舜亦以命禹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於虞書大禹謨。

此此加詳

關：大。全。朱。子。曰。中。只。是。箇。恰。好。的。道。理。允。是。箇。簡。便。得。堯。當。時。告。舜。只。說。這。一。句。後。來。舜。告。禹。又。添。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三。句。說。得。又。較。仔細。這。三。句。是。允。執。厥。中。以。前。事。是。舜。教。禹。做。工。夫。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須。是。惟。精。惟。一。方。能。允。執。厥。中。堯。當。時。告。舜。只。說。一。句。舜。已。曉。得。那。箇。了。所。以。不。復。更。說。

舜告禹時便是怕禹尚未曉得故恁地說論語後面而說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舉逸民之類皆是恰好處做底事這便是堯舜禹湯文武治天下只是這箇道理聖門所說也只是一箇道理如屋相似進來處雖不同入到裏面只是共這箇屋大槩此篇所載便是堯舜禹湯文武相傳治天下之法顯其纖悉不止此然大要却不出此大要於此可見

同新安陳氏曰天祿永終與天之曆數在爾躬相照應充統其中告以保天祿之本也四海困窮不能允執其中之驗所以致天祿之永終也舜之授禹謹述此四字不易一字但辭加詳而理益明意益盡耳舜之授禹其載於書堯之授舜微弟子記之於此則三聖人以一中相授受之淵源其統從而知之哉

蔡虛齋曰禹之受於舜亦然故書曰率百官若帝之初舜亦以命禹此處不應說出人心惟危三句集註只云禹謨比此加詳今人講文章亦就依書經議反於本文亦字說亂了且大禹謨允執其中之下又朱子異同條辨論語卷二十堯曰

四 近書堂 藏板

凡九句方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處所謂加詳者此亦是謂樹亦以命禹見舜之所以命禹者亦不出乎允執厥中之意之外非謂必不增減一字也如今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是就中之源頭處分辦惟精惟一所以能執中之功夫合來只成得一箇允執厥中而已得謂添上三句便不是本意亦字意思蒙引之說甚拙

曰子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

罪在朕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用玄牡夏尙

黑未變其禮也。簡閱也。言桀有罪已不敢改。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辭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為見其厚於責已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

語類問簡在帝心何謂簡曰如天檢點數過一般善與罪天皆知之爾之有善也在帝心我之有罪也在帝心

同大丘疏世本云湯名天乙孔安國云至為王改名履○記檀弓上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被事乘駟狂用玄殿人尚白大事斂用日出或事乘駟駟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或事乘駟駟用駟○雙峯饒氏曰湯述其告天之辭以告諸侯○蔡虛齋曰禹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十堯曰

五

近警堂藏板

之後大德受命而有天下者湯也。據湯語湯既有天下乃作誥以告諸侯。因述其初請命伐桀之辭。○後段全在自責上說。蓋君道之脩否生民之休戚國事之治亂天祿之存亡全在自治與不能自治之間。故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然桀紂罪民其亡也忽焉。豈細故哉。此後段所關之意。此是成湯以天下自任處。○林次崖曰請命之詞見伐桀之舉出於天告諸侯之辭。見天下之責在於已。○南軒張氏曰有罪不敢赦謂桀得罪於天不敢稽天命而不討。然凡天下之人莫非帝之臣其罪則不可赦也。則何敢專顧帝所眷命何如。再已自聽政以及萬方萬方有罪則歸之於已。此其自聽天命之辭。公天下之心如此。然則其有天下也亦何與於已哉。○按通節皆湯既有天下而告諸侯之辭。但細分之則簡在帝心以上乃述其初請命於天而伐桀之辭。朕躬有罪四句則又自言以告諸侯之辭也。○有罪不敢赦者以謂自列以聽天命之辭則非矣。○有罪不敢赦者以

天不赦則已亦不敢赦也帝臣不赦者以天不赦則已亦不敢赦也皆對天而言故以簡在帝心一句說說如何知桀之罪為天所不赦帝臣為天所不赦則以天者理而已○語類善與罪天皆知之便以簡在帝心一句承上有罪帝臣罪我之慢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此以下述武王事賚子也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云賚所

以錫予善人蓋本於此

同蔡虛齋曰武王事都是反紂之所行善人是富蓋紂為天下逋逃主凡天下小人皆得志此時君子善人皆不得吐氣故武王伐紂所以抑小人而彰有德也皆反商之舊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十堯曰

六 近譬堂 藏板

異大全雙峯饒氏曰紂為天下逋逃主所用皆是惡人故武王伐商之初便把善人是富做箇打頭第一件事大賚是錫予善人及四海其中善人則錫予又自加厚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正人既得其富則其為善也篤故不容以泛然錫賚施之也○林次崖曰夫賚四海決是均沾天下無告之窮民其間善人自有分別決然不混與眾人一般者以及善人則窮民之無告聖人獨能憫然耶決不如也

辨按本文分明說善人是富今必謂均沾天下無告之窮民是要與論語反况武成篇原有大賚於四海之文論語獨言所富者皆善人豈無所見愚意鹿臺之財鉅橋之粟紂之儲積雖多不足以均沾四海之廣比亦無不遠千萬里而轉輸財粟以博一日思膏之理乃知大賚四海特武成之後其辭而善人是富則論語之微其實也惟錫予善人方見與朝定鼎賞善懲惡是整人心厚風俗第一件事若徒以施惠收拾人心猶後世之權術耳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辭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

如周家之多仁人

論問雖有周親法紂之至親雖多他衆叛親離那裏有至親曰紂之至親豈不多唯其衆叛親離所以不濟傳故書謂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是也

同大厚齋馮氏曰紂之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雖紂至親不獲用也子小子既獲仁人祇承上帝蓋武王有亂臣十人皆為用也奉天討罪以罪已為本故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蔡虛齋曰言至親宜可得力而反畔之我許多仁人豈必皆至親哉書傳云紂雖有至親之臣不如周仁人之賢而可恃也然則其至親皆不賢者若是賢亦不為紂所用雖用亦在散地不可得力今既不可得力非離心離德而何此是武王誓師據人事有必克之理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十堯曰

七

近譬堂藏板

辨按誓師而較及親與仁之不敵與湯之敬承天命兢業不敢自信者稍異矣百姓有過二句則亦朕躬有罪四句之意耳○學曾問湯有罪不敢赦三句是請命于天故有敬謹不敢自信之意武王雖有周親二句是誓師以對衆大故據人事以見有必勝之理曰雖是如此但纔說如不如便是比較長短要鼓勵人心向前去了若紂改過自新未知武王更止得否

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

同大全古註引漢律歷志云權者銖兩斤鈞者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黃鍾之重一龠容平二伯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五權謹矣量者龠合龠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黃鍾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合龠為合十

興

合為十升為斗十斗為斛五量謹矣又云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子殺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而此不言度者從可知也○蔡虛齋曰脩廢官者以其官之廢而不舉故從而舉之也脩字照廢字言不是脩制之脩

歸心一般不可謂謹權量云云就是四方之政行此亦因紂時權量無度法度隳墮百官不職故武王舉之亦是反商之舊也○呂晚村曰四方句謂四方之政由是無不次第舉行是就上三句推廣言之不是王者正而政自然奉行也○權量三事固即四方之政然四方之政却三事括不盡故上三句舉其大凡下一句包羅一切猶云如此等類若舉行也若俗解將政行另講做奉行順化者固非然泥定四方之政只行此三事遂將末句略避亦未為得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十堯曰

八

近警堂藏板

下之供上與凡士民之所充易替莫權量於此不謹雖有寡取之政而多取矣雖有薄賦之政而浸漁矣雖有平市價之政而強豪欺詐矣禮以齊之樂以和之制度以畫一之皆靠法度然也○不審則雖有刑罰之法惟人非官何以任事倘廢而不修則雖有許多政亦將叢雜而無與理矣故惟此三者舉而後四方之政可行也故謂四方之政在三者之外不得即謂就三者等類而推之亦非是○蒙引謂武王昔是反商之舊須知商之舊政日非武王有不得不反之勢非故反商以邀天下之心也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

謂與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此聖人之大賞也

昧取亂侮亡此聖人之大罰
同大全禮記武王克殷反商政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心雙峰饒氏曰謹權量是平其在官之權衡斗斛履無過取於民鬪石重鈞王府則有固是要通乎官民然民間權量鬪係商殘最是官府與民交涉便易得加增取盈當今苗解皆然當紂之時必是取民過制所以武王於此不容不謹審法度是審度可否因革之宜是底因之不是底革之即此便是審處脩廢言亦只是因其見在之官而廢者從頭改去與滅繼絕只是一事黃帝堯舜禹湯皆有功德於民合當他子孫有國如何不繼其絕後得逸民是有德而隱者亦合當教他有祿民心皆欲得其如此而我則與之繼之舉之此其所以歸心○蔡虛齋曰興滅繼絕朱子合解耳其實不是一事小註不是還作二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十堯曰

九

近譬堂藏板

頃如無其國者滅國也吾則開封其國或有其國而國緒已墜絕者吾則再續之封一人使承其緒興滅是其子孫微甚國土盡無了吾則搜訪尋出一箇來封為諸侯繼絕世是其子孫還衆多爵土之遺者猶未盡無我則扶豎起來使重膺封爵以繼前人之烈也○朱子合解為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者蓋以黃帝堯舜夏商之後有久滅者亦有近絕者故云○舉逸民不可說沒了專指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言為其無他事實也此當有事實解之蓋本文是敘事商容是商賢人為紂所擯棄者故書曰式商容之間禮記以為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者不可曉儀知禮記有出於漢儒之附會○此段亦為紂當時滅人之國絕人之世廢棄箕子商容而不之用故然亦反商之舊也○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蓋滅國絕世其先皆有大大功德於民民孰不欲存其後耶逸民有才有德正所當明揚者又孰不欲其顯耶○呂晚村曰講此節者不是誣罔武王於鼎革之際用收拾人心權術則是後張奉行新政之速以頌其勳業之盛天

失論語載以終篇之言須知武王兢兢於四方之政是帝王相傳以來道統心法也○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武王只知理合如此而為之天下之民亦只為其理合如此而歸之其相感通皆天理也若武王為要天下歸心又惟恐其不歸而曲體以要結之便都是私心權術不可語帝王之道矣

論語 興滅國自是有人無土不然何自而興之也絕世自是有土無人故更立旁支以繼之蒙引說是○書曰式商容之閭而禮記又以爲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想是武王當日既式其閭以示重道崇德之典或商容不肯事周又使人論以天命人心之所在不行而委曲以勸駕故曰行商容而復其位也○三者只是一箇公心所謂與民同好惡者天下之民歸心非因興滅繼絕而不忘先朝非因舉逸民而得賢以象福庇也

所重民食喪祭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十堯曰

十

近譬堂藏板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圖 大全節齋蔡氏曰五教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典之教也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五教二事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聖人之所甚重焉者○雙峰饒氏曰周有大賚以下夫子零碎收拾或舉其辭或述其事奏成武王一段事實○蔡虛齋曰所重者民食喪祭當紂時民之所以養生喪死者皆有所憾故武王反之

圖 捌食是養分上事喪祭是教分上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倫惟仁孝又是根本于民分上尤切故論語獨舉食喪祭以爲言或曰何不重孝弟說曰喪以送死祭以追遠猶盡愛敬之誠而况父子兄弟之間乎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楊

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叙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語類

問論語記門人問答之辭而堯曰一篇乃記堯舜湯武許多事何也曰不消恁地理會文字當見說堯曰一篇是夫子論述前聖之言弟子類記於此堯儒亦只是如此說然道理緊要却不在這裏

精義 明道曰自堯曰咨爾舜至公則說二帝三王之道後世無以加焉孔子所常言故弟子序而記之夫子之得邦家者亦猶是也

回 大全雲峰胡氏曰帝王之道不能外一中字堯舜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十堯曰

十一

近譬堂藏板

以禪讓為中湯武以征伐為中泛言之則曰寬曰信曰敏曰公約言之曰中而已○勉齋黃氏曰論語末篇歷叙堯舜禹湯武王相傳之道而先之以執中得其要矣其下泛及賞善罰惡責已恕人犬綱小紀本數未度無不具舉蓋帝王之道初無精麤凡事之合天理當人心者是其所以為道也所謂執中正以其事事物物無適而非中耳豈虛空無據而可謂之中乎○雲峰胡氏曰前篇之末言太子之得邦家者其用必如此此篇之首則述敘自古帝王之用固如此以見聖學之所傳者無非存體有用之學而凡論語二十篇之大旨皆不在此也○自從知上說此則從行道子聞知見知者知其道也○自從知下說此則從行道上說行無不本於知知即所以為道也○朱氏公遷曰專言治道相傳之統條如遺子告顏子以四代禮樂告子張以尊美屏惡之類及子貢稱夫子之得邦家者中庸哀公問政章大學治國章天章章孟子所論王道諸章皆可以見治統之相傳者如此蓋設施之當其可者即聖人授受之中也○蕭安陳氏

曰寬者柔之中敏者剛之中信者中之實公者中之體也。○雙峰饒氏曰通論此章堯舜禹是說相傳之理湯是說他心事武王又是兼政事而言三說固無不同然累聖相承只是一中字前面說理處是中道流傳之原下面亦無一不是執中之實。○蔡虛齋曰寬則得衆四者堯舜禹湯武王之所同也自此以上不必節節討論中有箇骨子一段設使湯若把中字說便似論語述此有箇骨子一段設使湯武生在前堯舜生在後論語據其時而述其事又將以何爲貫那若據學者論道理則安得以湯武所行者爲堯舜中耶亦不可立吞命管師爲堯舜政事者一句字則此章亦壞。○楊氏又着節與凡論諸政事者一句皆與此章此章原無以中字貫之義自不通講章造之誤遂著爲不刊之典故講章之病爲最烈。○按寬信敏公固是凡帝王之道都如此然帝是帝底分量王是王底分量不得而強同但其爲寬信敏公則一也。○古來無不狹底帝王無不爲底帝王無不爲底帝王故及言帝王之道斷不出此若玉忘情私小底帝王故及言帝王之道斷不出此若玉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十一堯曰

三

近譬堂藏板

廟以後雖不負盡得寬信敏公亦必假寬信敏公以濟事嗚呼豈非氣運之變歟。○朱子謂論語後面說謹權量之類皆是恰好當做底事便是堯舜禹湯文武治天下只是這箇道理聖門所說也只是這箇雖是隨他所開所記說得不同然却只是這箇道理觀此則通章不外一條中字分明可見蓋中字占得大子况聖人傳授心法一節中庸只發明這箇字義乎勉齋雲峰新安雙峰其說無不如此與他處強解一字貫串通章者自不同虛齋慙於特文章章之病而斥之亦本細就道理之大小而審之耳後人耳食去一槩而又生一槩矣。○新安寬者柔之中敏者剛之中二語畢竟未穩只是當寬而寬當敏而敏便是中若信公則自無不當信公之理只信之內有恰好之義公之內既無私而又當理便是中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

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

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或問五美之說曰惠而不費勞而不怨則謝氏得之矣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則胡氏得之矣胡氏曰在人上者大欲為多不能窒之則其貪無時而已惟反是心以欲仁則求諸己而必得何物足以累其心夫何貪泰者安舒自得之謂近於驕矣然君子之心一主於敬不以彼之眾寡小大而二其心則其自處未嘗不安而何驕之有又曰威而不猛非作威也蓋作威而欲人之畏已則必至於猛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以自脩而已矣非欲人之畏已也然百姓望其容貌顏色之儼然而知其不可慢也則何猛之有哉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十堯曰

五

近譬堂藏板

我得不讓於師同意曰於問政及之何也曰治已治人仁不讓於師同意曰於問政及之何也曰治已治人其理一也

論語

謝曰惠而不免於費者其府庫之財乎以府庫

之財與人焉得人人而給之至於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因四時之和因原隰之利因五方之財以阜物以厚生使民不飢不寒者何費之有勞而不免於怨者其勞人自安乎擇可勞而勞之者以佚道使之故也惟喜康其不常廢邑可也其寃安宅百堵皆作可也如此何怨之有

曰大全南軒張氏曰正衣冠尊瞻視臨之以莊也持身嚴故人望而自畏之而非以威加人也故威而不猛若有使人畏已之心則猛而反害於威矣惠不費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十一堯曰

古

近管章

勞不忍施於人者也。欲不貪素不驕威不猛存於已者。也。為政內外始終之道亦云備矣。然欲仁其本歟。齊明盛服非禮不動皆敬也。而有不同。蓋中庸言內外言專言之敬也。論語專主容貌言偏言之敬。五美中之一也。○蔡虛齋曰擇行師禦敵是亦可勞也。屋大凡不得已而鑿池築城行師禦敵是亦可勞也。可字要說得活。但只是我之所謂勞。彼是亦可勞也。播穀乘屋言。况孟子此句註亦曰如播穀乘屋之類。如字類字包得廣。○無眾寡以人言無小大以事言。兼接人應事也。語意之密如此。能敬則所應接舉得其道。自有安舒自得之意。而泰矣。然泰自敬上來何驕之有。○正衣冠尊瞻視非有意於令人畏也。然儼然人望而自畏之。此所以為威不猛。○呂晚村曰若說君子自然無為不是開章便是畫老清淨家法矣。幾忘卻章首有政字在。因字利之字正見君子經略處。○擇只是於可勞之事。剛之又剛。至於不可耐者乃真可勞之事也。○治已治人其理一也。正因門人之問破。將人與政分作精粗內外看。故云耳。豈謂治人便是取民哉。帝王天下從猶一執中。至時雍威若皆仁也。○無敢慢而後眾寡大小之分。名正非林然眾寡大小也。○正衣冠尊瞻視不徒在形色上求。○蔡虛齋曰欲仁而得仁。就從政上說不必依註以治已言。凡從政時應事接物一無私心而當於理便是仁。

是 此從政與前從政而為大夫不同。從政只如為政。○所利自是現成。因字不是現成。中間隨天時地利人事之所宜。有多少。既畫在通畫人性盡物性都該在裏面。因民之所利。須是知之明。而利之便是處之當。○可勞而勞。固不以一己之奉勞吾民。不以得已之役勞吾民。然雖小民之事。與不得已之役。其中亦有不可不者。在儲同人。文云擇必擇其事。如溝塗封洫。靡日不脩。城郭津梁。渙歲一治之類是也。必擇其時。如宮功入執。必俟履霜。其同載。繼需之歲暮之類是也。必擇其人。如庠序學校。以教秀民。饗射讀法。集我父老之類是也。如此看擇可意甚。該括但擇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十堯曰

五

近譬堂

人一條非以教秀民集父老為勞蓋學使以教秀民
 則不得勞之以營築讀法以集父老則不得勞之以
 軍旅之類是也又曰勞之重不如勞之輕君子非擇
 輕也可則不憚重矣勞之急不如勞之緩君子亦非
 擇緩也可則不嫌急矣如此則可必得宜擇必精審
 不在事上較量而在道理上較量尤為入細○欲仁
 得仁語類明云仁是我所固有而我得之何貪之有
 或問又善胡氏之說蒙引必欲在應事接物上說方
 見切於從政殊不知治已乃治人之本豈有得吾心
 固有之仁而應事接物猶不能無私當理者乎得吾
 心之仁原非內外兩截事故朱子謂治已治人其理
 一也時解又為圓通之說謂此仁字指愛之理兼有
 教養政事不知愛之理豈離却心之德纔說用則體
 在纔說體則用在另說兼教養政事已成兩截○若
 說問政不應或說心德則不泰而不驕是君子心
 事威而不猛是君子身上事却於問政及之又何也
 須知五美欲仁是根本無眾寡大小一無敵慢是敬
 於內正衣冠尊瞻視是恭於外內外無非誠也五美

中只兩條言政下三條都是君子已身事正是本末
 精粗無不該舉天德王道合而為一者也○只一因
 利而利王政畢舉矣然亦無只利而不勞之事故又
 抽出勞之一條言之然亦擇可勞而勞更誰有怨則
 仍不失其為因利而利也學曾疑五者平說如此似
 有偏重曰五件雖平列其中重輕精粗自是不等強
 此而弱之則又非矣因利而利得來自是無時無
 事不要如此勞則不過是偶然事○無眾寡三句要
 一氣讀上兩無字須歸併到下一無字方是君子之
 敬純不雜敬中自有之泰如何有驕而不驕而字
 縮歸泰字有一層無兩層也○須知眾夫是眾夫分
 量寡小是寡小分量無字不是一概抹却以平等為
 無慢也如此則正是苟且輕忽極矣惟因分各給而
 使人人事事自得其當然之理此所以有節而和故
 泰自不驕又須知眾夫亦河易為寡小寡小亦河
 為眾夫纔有眾夫寡小之見便疎於寡小而使人
 事不及於事有所不及料矣惟知情有互易而使人
 事共得此當然之理此所以泰而能安故泰自不

矯兼此兩層正妙。○正衣冠尊瞻視之下。必着儼然兩字。正見由內而形於外。恭裏面有誠字。在人望而畏之。不是有意要人畏。只人望便畏之。此又師外以驗其中也。若將正衣冠尊瞻視寫成空設子。則子張長於威儀。夫子不應以水濟水矣。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卷二十堯曰

六

近譬堂藏板

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為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刑恐弗能。子卒以取敗。亦其驗也。○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為政可知也。

四惡之說曰。虐也。暴也。賊也。謝氏得之。有司之說。楊氏為常。謝曰。古者以五戒先後刑罰。所以警昏

愚。懲怠慢也。戒之既至。然後可以責成矣。不戒之。彼且烏知先後緩急之所在。遽以視成。不亦暴乎。令嚴者欲其不犯。聚眾以警之。垂象以曉之。讀法以諭之。上自慢其令而欲下之嚴。其可得乎。如是而致期焉。期而不至。則罪之。是罔民也。揚曰。非其義也。一介不以予人。而不為吝。義在可與。而惟出納之吝。在存

可則爲善在爲上則爲惡天下之事亦惟當其可而

語類問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何以在四惡之數曰

此一惡此上三惡似輕然亦極害事蓋此人乃是個

多猜嫌疑慮之人賞不賞罰不罰疑吝不決正如唐

德宗是也○猶之問出納之吝是不好辦以謂之惡

史家多有此般字問出納之吝是戒人遲疑不決底意思

曰此吝字說得來又廣只是戒人遲疑不決底意思

當賞便用賞當做便用做若遲疑怠忽之間縮縮漸

惜便誤事機如李絳勸唐憲宗速賞魏博將士曰若

待其來請而後賞之則恩不歸上矣正是此意如唐

冢藩鎮之患新帥當立朝廷不卽命之却待軍中自

請而後命之故人不懷恩反致敗事若是有司出納

之間吝惜而不敢自尊却是本職當然只是人君爲

政大體則凡事皆不可如此當爲處便果決爲之

同大體則凡事皆不可如此當爲處便果決爲之

威易猛今至於不犯人情之所易則美之至者也殺

不可也甚則不教而殺視成不可也甚則不戒而視

成致期不可也甚則慢令而致期吝不可也甚則與

人而亦吝今至於犯人之情已甚則惡之至者也

此一尊一屏聖人之所以深戒之也○雙峰饒氏曰

要行一事須預先告戒使遵承而後可若不先告戒

之猝然要責他成就豈不是暴慢令於先一時却去

緊他是誤而賊之也當與而吝易失人心也是惡上

三者是急迫之惡下一件是悠緩之惡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十堯曰 七 藏板 近警堂

辨按不教而殺此是罪當殺者但不曾教之而犯殺
之罪是小民無知而入於罪還當存寬仁意思今便
殺之已是虐若罪不至殺而不教而鞭笞之棍桎之
難道遂不謂之虐○視成是不可少之事惡在不戒
上○勉齋謂視成亦不可然則作事聽其無成可乎

有緊要即致期亦或有之若慢令致期則有心惱害
之矣概謂致期為不可亦未細○虐暴賊聖人分說
做節操了其實未自虛而不暴虐暴而不賊之哩殘
酷不仁意正不致而致卒遠無漸豈止不戒視成陰
映切害事止慢令致期他必事事都是如此至暴尙
其心賊尙有意要蜂謂四惡虐為其暴次之賊又次
之亦不惡也○此兩不止財財故計引項羽當封事
語謂能答字說得來又廣只是遲疑不決底意思
漢引唐書錄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
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為君子。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十 堯曰

六

近譬堂 藏板

子者不知命則做君子不成。死生自有定命。若合死
於水火須在水火裏死。合死於刀兵須在刀兵裏死。
看如何逃不得。此說雖甚危然所謂知命者不過如
此。若這裏信不及才見利便趨見害便避。如何得成
君子。
○大全朱子曰此與五十知天命不同。知天命謂知
其理之所在。此不知命是說死生壽夭貧富貴賤
之命。個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分定。及遇小
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
後視之如無者。只緣見道理都不見那少節。鼎鑊在
前則氏曰一定而不可易者命也。人不知命常求其
所不可得避其所不可免。斯所以徒喪其命而為小
人也。○慶源輔氏曰此命指氣而言。謂貧賤富貴窮
通得喪一定不可易者。必知此而信之始見利不苟
就見害不苟避。故余得我之義理所以信之為君子。○雲
峰胡氏曰程子釋朝聞道謂知而信者為難。此亦謂
知而信之者。知而不信。知之猶未至也。知之猶未至
則凡見利必趨見害必避。皆小人之為也。欲為君子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十一堯曰

充

近譬堂藏板

得乎。首篇不亦君子乎。是已到君子地位。此曰無以爲君子也。是方做君子根脚。○召晚村曰。天即理也。命即天理之當然也。知理之當然。一切生死禍福成敗利鈍。一齊放下。面前只有我。所當爲之。事在更存。何商量夾帶。故可以爲君子。○劉大山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當與孟子。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奈看此命字。雖單指氣數。然君子知命之學。直從氣數之命。透到天理之命。則知命乃精。如小而富貴貧賤。夫而死亡。此一定之命。天下有君子而富者。貴者。生者。亦有君子而貧者。賤者。死者。命一定。則當盡其在已。不必責望於天。若爲善而有微。俾求福之心。一不獲福。則謂爲善無益。此不知命之過也。知命則一切富貴貧賤。死生。都置之度外。而氣數之命。與我之所以爲君子者。兩不關涉。則命之說。不足以動之。而爲善之心。堅矣。又如西銘註。言子於父母。東西南北。唯命之從。况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富貴福澤。所以大奉乎我。而使我之爲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乎我。而使我之爲志也篤。天地之於人。

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如此則人凡遇命之富貴福澤。貧賤憂戚。萬有不齊。皆天之使我爲君子。而非使我爲小人也。故孟子言順受其正。而必以盡其道爲順。受脩身以俟之。能盡其道者也。如此則氣數之命。與我之所以爲君子者。正兩相成就。無徃而不當爲君子。

按此節方就趨向之始言。無以爲君子。要重看爲字。欲爲君子。必自知命。始蓋此方是分別君子小人。途路纔見。害必避。見利必趨。早是小人。夤緣心腸。如恊爲得君子。故必知得利害。不必趨避。則具存道理。如何道理。當爲便。爲不當爲。便不爲。方叫做得君子。至知命。方能安命。立命。都是後一層推論。時解多將安命立命。混在知字之中。已看做極盡頭學問。竟是成德之君子。方能知命。殊失本旨。○見害不避。見利不趨。只是不爲利害。所搖奪。便了。若謂知害之中。又有利害之中。又有害。便是計較利害矣。豈非精於趨避之小人乎。○見利而趨。見害而避。便是有倖心。見

猶不趨而亦不能勇義見害不避而亦不能成仁便
是有該心大山發明其說謂氣數之命與我之所以
為君子者兩不相涉則命之說不足以動之此其說
得一邊其實富貴貧賤死生能置之度外者正以信
澤所以大奉乎我而使我之為善也輕貧賤憂戚所
以拂亂乎我而使我之所志也篤一設意恐離本西
銘如孟子必先苦志章語說然愚謂此但以人承
天命者言耳若必謂天子以富貴福澤即是使之輕
於從善何不使天下皆輕於從善而與以富貴福澤
乎若必謂天與以貧賤憂戚即是使之篤志於善何
不使天下皆篤志於善而子以貧賤憂戚乎即孟子
苦心志勞筋骨餓體空身行皆拂亂亦只存你能動
忍增益否耳不然若勞餓空拂亂者亦多矣何不皆
降以大任耶故知富貴福澤貧賤憂戚不過氣化不
齊適然如此蓋天一落子形氣他使也存偏子天亦
不得而強齊之也可見天本無心隨人所遇稟賦時
適遇氣化好便富貴福澤適遇氣化薄便貧賤憂戚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十堯曰

子

近營堂藏板

只看你承受之如何耳不以富貴福澤而自滿不以
貧賤憂戚而自棄正是吾儒正定脚跟處敢為西銘
更進一解。天賦我以仁義禮知之德我自當全之
以成其為君子厥不為富貴貧賤皆可成就我而後
為君子也但人即遇富貴貧賤之遭皆當如此用心
耳然見利不趨見害不避當下只是知得義利之辨
惟義是從而得吉不顧却非為如此則從吾輕如此
則為志篤也西銘又自別義。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

或問謝氏以知禮為知理非也蓋此章所謂禮止指

禮文而言耳若推本言之以為理在具中則可今乃
賦其所謂禮文之為淺近而慕夫高遠之理遂至於
以理易禮而不復徵於履踐之實則亦使人有所據
而能立耶

大全雲峰胡氏曰集註十字是形容無以立三字

耳目無所加。是惛然不知有可立之地。手足無所措。是泯然卒無可立之地。

辨按禮雖只說知立却不止是知上事。不知禮則無以立。是推原所以能立。必由於知禮。故知禮是前一層。至耳目所加手足所措不外於恭敬辭遜之本。與威儀度數之詳則立字尚有持循工夫。不僅靠知也。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尹氏曰。知斯三者。則

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

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為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

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言心聲也。因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惟格物窮理之君子能之。○南軒張氏曰。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十 堯曰

三

近譬堂藏板

此所謂命。謂窮達得喪之有命也。不知命。則將微俸而苟求。何以爲君子乎。知命則志定。然後其所當爲者。可得而爲矣。禮者所以檢身也。不知禮。則視聽言動。無所持守。其將何以立乎。知禮則有踐履之實矣。知言如吉人之辭寡。蹊人之辭多之類。不知言。則無以知其情實之所存。其將何以知人乎。故知言則取友不差矣。此三者學者之所宜先切要之務也。必以是爲本。而後學可進。不然。雖務於窮高極遠。而終無進益。門人以此終論語之書。豈無旨哉。○勉齋黃氏曰。知命。知其在天者。知禮。知其在地者。知言。知其在人者。知天。則利害不能動乎外。而後可以脩諸己。知禮。則義理有以養乎內。而後可以察諸人。知天。而不知己。未必能安乎天。知地。而不知人。未必能益乎己。○慶源輔氏曰。知命。則在我者。存定見。知禮。則在我者。存定守。知言。則在人者。無遺情。知斯三者。則內足成己之德。外足盡人之情。是故君子之事備。○蔡虛齋曰。言心之聲也。人心之邪正。於言乎見之。所謂人心之動。因言以宣也。知言者。亦不是只泛泛知他言。

語可知其言之所以然也。如孟子知言，彼辭知其所蔽，潘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然孟子所說廣，故註云：於凡天下之言，無不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且其所說都就波濤邪遁一邊，此則虛說亦只藥說入言。○或以知命做一頭言，非也。此章自是三段，不必與三畏章同。且註云：君子之事備矣。此君子與無以為君子之君子亦不同。

異。雲峯胡氏曰：學始於致知，終於治國，平天下。前篇之末，與此篇前二章皆說治國平天下，聖學之終事。此章復提起二知字，是聖學之始。其知斯三者而為君子，則聖學之體立，遇時而用之，則聖學之用行。弟子記此以終一書，不無意矣。○新安陳氏曰：論語一書，夫子以君子教人者多矣，首末二章皆以君子言之。記者之漢意，夫子嘗自謂不怨天，不尤人，人不知而不慍，不尤人也。知命則不怨天，且樂天矣。學者其淡玩齋心焉。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十 堯曰

三

近學堂 藏板

都是推原一層說，須知為君子不單靠知命，然不知命却無從為得君子。立亦不單靠知禮，然不知禮却無從得立。知人亦不單靠知言，然不知言却無從知人。遠都是舉吃緊關切者言之。○此二句似與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章微別。患不知人對不患人之不己知而言，當下不能知人，便是自己不能窮理。格物於為己之學，有欲不必說，到不知人之後，有害於己之從違也。此章有無以為君子與無以立句，在前則是既知命，所以為君子。既知禮，所以立。猶不可不知人之邪正，而謀於從違，則似窮理意已在。知命知禮裏面，反不重，而重在能立之後，又當知人也。○本章三箇知字，似當重知說，然非徒知而已，則亦不必重知也。但三知字細看，亦自有淺深。知命是纔知得義利之界，如聖人說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孟子說求之有道，得之有命，都是為中下人說法。故此知字淺。集註所以單就趨避上說也。知禮則是於道理分上，知得天理節文人事儀則。做來方有規矩準繩之可守。這已是學問中半截事。若知言由於窮理，雖

知命知禮亦不在窮理之外。但知言却非到窮理之
精處不能蓋人之言語萬狀變化千端。至知言之得
失。便知人之邪正。卽未見本此。豈易事。故此知字白
溪須見三節一層進一層意。尹註知斯三者則君
子之事備。大概見君子學問之全功。若必標出君子
二字。謂與學而篇之君子相應。至諸家紛紛牽紐。殊
為多事。虛齋三平之說極是。

論語卷之二十終

子昆司條并論語卷之二十終



為多事。虛齋三平之說極是。能止之後。又當知人
二字。謂與學而篇之君子。林鄭至體。養德。奉時。類
字。二津。謂大難。良時。七學。問之全。如。萃。必。出。侯。子
變。復。與。三。消。一。曾。藝。一。曾。意。○。我。括。取。淇。且。審。俱。保
央。節。取。人。文。律。五。向。末。却。本。與。豈。還。事。效。與。眼。宰。自
詳。盡。不。論。蓋。人。之。言。語。萬。狀。變。化。千。端。至。知。言。之。得
朕。命。朕。斷。不。亦。讓。畢。之。以。出。取。奇。朕。非。徒。讓。畢。之。

